# 更年期的黄蓉

（一）

郭襄、郭破虏这对双胞胎姐弟，已经十二岁了，他俩调皮捣蛋，活泼好动，郭靖、黄蓉公事繁忙，实是无

暇照应，便央请黄药师带姐弟俩至桃花岛暂住。不久蒙古大军後撤，襄阳城军情为之舒缓，郭靖见大小武兄弟，长

年带兵打仗疏於练武，功力大为退步，便要二人暂时退出军旅，以专心习艺。

少了两个小捣蛋，黄蓉大为轻松，因此授徒的事情就由其一手包办。黄蓉机变灵巧，循循善诱，武氏兄弟

的功夫大有进境。郭靖见状很是欣慰，便将自个全副心力，投住於改善襄阳防务之上。这日大小武练功之馀，返回

军营探视旧日袍泽，众兵士不免备齐酒肉，热情招待。酒酣耳热之下，大夥便天南地北的闲聊了起来。当兵的还能

有什麽好话题？不是打仗，就是女人；因此说着说着，便扯上了黄蓉。

郭靖、黄蓉二人，在襄阳军民心目中的地位简直有如天神；尤其是黄蓉，既美貌又足智多谋，军民简直当

她是九天仙女下凡。但黄蓉终究是个漂亮的女人，兵丁们虽对她尊敬万分，但内心深处，却仍不免对她怀有一种暧

昧的幻想。酒精起了催化作用，他们内心压抑的情欲，不由得渐渐释放了出来。

张管带首先忍不住嚷了起来∶「你们倒说说看，咱们襄阳城有那个闺女比得上郭夫人？」

「呸！什麽襄阳城？就是整个大江南北，也找不出比她俊俏的娘们。唉！两位小将军有福气啊！整天都能

伴着大美人，要是我有这机会，嘿嘿┅┅」

「他妈的！李游击，你说话怎麽老说一半？你要是有这个机会，你待要怎麽着？」

那李游击暧昧的瞧了瞧武氏兄弟一眼，猥亵的道∶「我还能怎麽着？了不起偷着瞧瞧郭夫人，打个手铳罢

了！郭夫人武艺高强，要是真上，我哪禁得起她两腿一夹啊！」他说罢一阵嘻嘻淫笑，众人脑际也不禁浮现，黄蓉

赤着双腿的淫秽模样。

大夥七嘴八舌地，越说越不像话，大小武和兵丁熟悉，知道众人纯属酒後醉言，并无恶意。但听到紧要处，

也不禁心头狂跳，心猿意马起来。两人自幼随黄蓉习武，黄蓉举手投足的曼妙风姿，婀娜动人的妩媚体态，实已深

映二人心中。

如今听了淫秽话语，不禁暗想，师娘确实是成熟妩媚，风韵撩人啊！

「郭大侠没日没夜的操劳军务，哪有时间去陪伴郭夫人？郭夫人正是狼虎之年，又怎麽能耐得住？嘿嘿！

有事弟子服其劳，两位小将军有没有偷着孝顺师娘啊？」

「呸！什麽话？就算是孝顺师娘，也不能嚷嚷啊！你没见过两位小将军的棒槌吧？嘿嘿！郭夫人还不知有

多疼他俩呢！」

「两位小将军的棒槌怎麽了？这跟郭夫人疼不疼有何关系？」

「他奶奶的！你懂个屁啊！咱们老六营的都知道，两位小将军都养了好大的鸟，又粗又长，娘们最爱了。

郭夫人要是尝过他俩的大鸟，一定舒服的舍不得，怎麽会不疼他俩？」

「我说两位小将军，咱们也算是同生共死的好兄弟，说来听听嘛，师娘怎麽样疼你俩？也让咱们解解馋嘛！」

大小武双手连摇，忙道∶「各位千万可别乱说，我师娘一向行事规矩，端庄贞节。平日教我俩练武，也是

一板一眼，不言笑；我俩见了她，就像老鼠见了猫，哪还敢胡思乱想？」

两人越解释，众人就越不信，到後来乾脆就认定，他俩已和黄蓉有了暧昧关系，直接就问起黄蓉的身体特

徵。

「人说嘴小，那儿也小。郭夫人的嘴儿就像樱桃一般，那儿肯定又紧又小。

他奶奶的！两位小将军将大鸟放进去捅时，郭夫人还不知叫得多舒服呢？」

「郭夫人的年纪总有四十好几了吧？怎地看起来还是这般惹火？他娘的！难道她会采阳补阴？两位小将军

服侍师娘，是轮流来，还是一块上┅┅」

大小武见实在闹得不像话，便告个罪先行离席，二人回到郭府，已是午夜时分。其时刚入三伏，天气炎热，

虽已入夜仍是暑气逼人，二人酒意上涌，更觉浑身发燥；当下打着赤膊，便跳上院中大树上纳凉。二人居高临下，

只见隔墙院落黄蓉居处仍是灯火明亮，不禁心感诧异。他俩心想，师父宿於大营，师娘孤身一人，为何深夜未眠？

两人心意相通，有志一同，相互对望一眼，便下树越墙，潜行至黄蓉窗下，趴伏偷窥。二人平日知书达礼，

行事规矩，原本不会行此无礼之事。但一来在酒精驱使下，不免胆大妄为；二来方才兵士污言秽语，也撩起二人遐

思。两人透窗望去，不禁血行加速，绮念横生。原来黄蓉仰靠着椅背，两脚翘在书桌上，正盯着墙上的襄阳防卫图

发呆。

由於天热，又已是更深人静，因此黄蓉身上仅着一黄色肚兜，及一条白色纺绸的小亵裤。她白嫩丰盈的趐

胸，大半裸露在外；一双修长浑圆的玉腿，更是直露到大腿根。武氏兄弟一见，顿时欲火陡升，下体也硬梆梆的直

翘了起来。要知其时，礼教甚严，平日女子在外，顶多只能见及面庞双手，如今竟能看到美艳师娘，大半截赤裸的

娇躯，怎不叫二人欲火如焚？

黄蓉近日老觉得面红耳赤，心情浮躁，身体也觉得有些不适；说有病吗，又不像；说没病吗，又总是感到

不舒服。尤其使她难以启齿的是，她对房事突然产生了高昂的兴趣；对於这些转变，她不了解原因；限於身份地位，

也无法找人倾诉。在这种情形下，自己悄悄的手淫，成为她宣泄的唯一管道。

手淫带给黄蓉很大的罪恶感，因为伴随手淫而来的，是千奇百怪的幻想；在这些幻想里，她背叛了郭靖，

违反了伦常，甚至还极端的变态邪恶。虽然那只是幻想，但对黄蓉而言，那种销魂的快感，简直就跟真作，没什麽

两样。手淫、幻想疏解了她的压力，宣泄了她高亢的情欲；黄蓉一开始作，立刻就上了瘾，几次之後，她已经是乐

此不疲了。

黄蓉眼睛盯着墙上的防卫图，脑中却幻想着自己光着身体，在城楼上指挥作战。而不论敌我，那千千万万

炽烈的目光，均聚集在她赤裸丰腴的身体上。那些目光，就像不规矩的男人，轻柔的抚摸着她，放肆的亲吻着她┅

┅想到这，她觉得体内涌起一股热潮，内心的欲望也愈发的强烈，她不由自主的调整了姿势，将下体紧抵在桌脚处。

面色绯红的黄蓉，贝齿轻咬下唇，显现出情欲难耐的神态；她叉开双腿仰靠在椅上，紧贴着桌角的下体，

也缓缓蠕动磨蹭了起来。大小武此时已年近三十，并分别娶了耶律燕、完颜萍为妻，对於男女之事并不陌生。如今

乍见天仙般的师娘情欲勃发、骚痒难耐的媚态，不禁忍无可忍，纷纷掏出阳具，在窗外对着师娘手淫了起来。

二人一面手淫，一面欣赏着黄蓉的曼妙风姿，心中也不免将师娘与妻子作了一番比较。兄弟俩越看，就越

觉得自己的妻子，远远比不上师娘。无论是容貌、身材、气质，乃至於肉欲风情，妻子都远不如师娘这般的撩人遐

思。二人酒力上涌，愈加兴奋，动作喘息不免益发粗重。这要是在平日，早已便被机灵的黄蓉察觉，但此时黄蓉也

正逢紧要关头，因此窗里窗外三人各自销魂，彼此竟自相安无事。

黄蓉脑中此时遐想，自己正裸身大战蒙古鞑子。数以百计的蒙古大汉，均未着衣裤赤裸纠缠。

那些个蒙古大汉，胯下肉棒又粗又大，纷纷挺立直竖，直指向她。她心中惶

恐，欲寻空档趁隙脱困，但为数百计的肉棒，忽地同时射出浓浓的精液，准确的击中她的下体及乳房。在灼热

的阳精喷击下，她不由得惊慌失措；此时下体热浪滚滚，竟是说不出的舒服畅快。瞬间，黄蓉全身一阵颤栗，达到

了从所未有的绝顶高潮。

窗外的武氏兄弟，目睹黄蓉欲仙欲死的销魂模样，禁不住也是狂喷而出，一泄如注。两人在极端兴奋之下，

呼吸愈加粗重。

逐渐回过神的黄蓉，也因而发现窗外有人窥视。她刚经宣泄，仍荡漾於快感馀韵中，因此一时也懒得起身。

她由呼吸判断，窗外应伏有两人，而时下战事和缓，应无强敌窥探，那麽┅┅她脑中电闪之下，已然猜测出窗外大

概是什麽人。

风韵犹存的黄蓉，自己也不明白，为什麽会有下面这些举动。她竟然脱下了肚兜，褪去了湿漉漉的亵裤，

全身赤裸裸的练了一趟易经锻骨操。这易经锻骨操是基础功夫，主要在於舒活筋骨，动作多属弯腰、抬腿等缓慢的

伸展姿势。她面对着传来呼吸声的窗户，因此窗外如有人窥视，黄蓉身体的任何部位，均将毫无保留的，尽数落入

窥探者的眼中。

武氏兄弟不知黄蓉有意如此，二人目不转睛的随着黄蓉的动作而摇头晃脑，简直就像是牵了线的木偶一般。

黄蓉细嫩柔滑的肌肤、圆润修长的玉腿、浑圆挺耸的丰臀、饱满坚挺的双乳、鲜美如蜜桃般的嫩穴，纤毫毕露的完

全呈现在二人眼前。

在烈酒强大後劲下，两人其实已然酒醉，但意识虽然逐渐模糊，欲火却是加倍的炽烈。在黄蓉惊心动魄的

成熟风韵之下，两人澈底迷失了自我。他俩紧盯着黄蓉的妙处，终究压制不住奔腾的兽欲，推窗冲了进去。

（二）

黄蓉一面练功，一面注意窗外的动静；由两人浊重喘息的微细特徵，她已经确定窗外偷窥者，就是武氏兄

弟俩。黄蓉的心里涌起一股怪异的感觉，这种感觉混杂着欣喜、得意、羞怯、惭愧，以及一些她无法言喻的情绪。

年华渐逝，却仍拥有傲人的身材，使她感到得意；爱徒贪婪的偷窥，使她产生莫名的欣喜；首度曝露赤裸

身躯，在郭靖以外的男人眼中，她感到羞怯；明知一手带大的爱徒在偷窥，却故作不知，她觉得惭愧。

复杂的情绪纠缠萦绕，反而增强了她裸露的快感，她心中一荡，欲情又起，只觉得全身火辣辣的发热，下

体又已湿漉漉的渗出了大量的淫水。窗外的呼吸声愈形粗重，酒醉的两兄弟，整个面颊都贴在窗纸上。原来偷窥的

细孔，已被两人忘情的撑成了大洞。这根本已成了公然的观赏，哪还像偷窥啊？

此时黄蓉已可从洞开的窗纸，清楚的看见目瞪口呆的两个徒儿，但她却仍然装作不知。毕竟事情一戳破，

就少了那种隐匿暧昧的刺激感觉；这样一来，无论是偷窥者或是被偷窥者，都会因少了罪恶感而降低禁忌所带来的

乐趣。

忍无可忍的两兄弟，穿窗而入，势若疯虎的扑向黄蓉；赤裸裸的黄蓉，轻盈的弹跃而起，她曼妙的身躯，

在空中作了一个完美的转折，一式「燕双飞」足尖分点二人风府穴，只听「澎、澎」两声，兄弟俩已四仰八叉的躺

卧在地。

酒意甚浓的两兄弟，穴道被点，立刻倒地呼呼大睡。但点倒徒儿的黄蓉，此时却脸红心跳，四肢发软。原

来两人纳凉时，赤膊仅着短裤，而方才手淫又将短裤脱了，因此目前两兄弟是赤裸裸的躺卧在黄蓉面前。首次面对

郭靖以外其他男人赤裸的身体，黄蓉既慌乱又震惊。她想别过头不看，但好奇心却驱使她看个究竟，她的目光自然

而然的便瞄向二人的下体。

刚昏睡的两人，下体仍维持亢奋的状态；青筋毕露，剑拔弩张的阳具，昂然

竖立，气势非凡。

那种粗大的程度，远超过黄蓉的想像。端庄贞节的黄蓉只有郭靖一个男人，因此在这方面也都以郭靖为衡

量标准，如今乍见庞然大物，心中实是叹为观止、惊诧莫名。她情不自禁的凑近观看，猛地一股怪异的味道冲入鼻

端，黄蓉在异味刺激下，腿一软，几乎跌坐在地。

原来两人身上浓浓的酒味，混杂着汗味及方才手淫残留的精液味，形成一股强烈无比的独特男人味；身处

更年期的黄蓉，内分泌发生改变，对於雄性的体味特别敏感，因此一嗅之下，立时骨软筋麻，如遭雷击。她下意识

的，一手住下体，一手捧着丰乳，原本荡漾的情欲，愈发的炽烈。

黄蓉在幻想中也曾勾勒过不同男人阳具的形象，但想像哪有亲眼目睹来得真实具体？两人青筋毕露、油光

水亮的雄伟阳具，清楚的就在眼前。春心荡漾的黄蓉不由得脸红心跳，倒吸一口大气，下体也趐趐痒痒的，感到极

端空虚。异味唤醒她雌性的本能，她呆望着两人雄伟的阳具，竟有不顾一切俯身相就的冲动！

黄蓉陷入激烈的天人交战中，她心中一方面想着∶「自己年华渐逝，青春不再，如不及时行乐，日後恐再

无机会。」另一方面她又想∶「结缡近三十年，夫妻恩爱，从无间隙。靖哥哥为国为民，牺牲奉献，自己怎可为一

时欢愉，有负於他？」

欲火烧的她粉颊通红，全身也忽冷忽热的，起了一片鸡皮疙瘩。根深蒂固的礼教观念，终究深场黄蓉心中，

她猛然一甩头，抛开了绮思遐想，毅然决然的走出了书房。

悬崖勒马的黄蓉，辗转反侧难以成眠，眼前晃来晃去，尽是武氏兄弟那两根粗大的阳具。她心中越是压抑，

思绪越是纷乱，最後她脑中竟然浮现出，与两人欢好的猥亵影像。她两腿紧夹，双手紧拥，抱着被子不停的蠕动。

长夜漫漫，欲火难熄，黄蓉连续经历了四、五次快感，但却始终无法达到销魂的境地，她幽幽的叹了口气，脑中再

次勾勒起淫秽的图像。

武氏兄弟醒来，发现竟赤裸处身黄蓉书房，不禁吓出了一身冷汗。两人慌忙返回居处，心中直是七上八下，

忐忑不安。昨夜的记忆，似乎随风而逝；他俩怎麽想也想不起来，究竟为何会裸身睡於黄蓉书房。两人相互回忆对

照，至多也仅止於偷窥师娘自慰，至於其後发生何事，则根本毫无印象。

黄蓉若无其事的指导二人练武，二人心中有鬼，未能专心，不免经常出错。

黄蓉板着脸训斥了一番，便重行示范，要二人仔细观看。黄蓉朝前一扑，随即後跃，并迅速弯身後仰，成铁板

桥姿式。这一扑、一跃、一仰，乃针对攻敌时，敌突发暗器，所设计的保命绝招。黄蓉姿态优美，功架扎实，边作

边说，两人看得如痴如醉，色心又起。

原来天气炎热，加上衣衫单薄，一出汗，身体轮廓便尽行浮现。而作铁板桥时身体後仰，下体自然便向上

挺耸。由於汗湿，黄蓉饱满的阴户紧贴在白色的长裤上，乌黑的阴毛、鲜嫩的肉缝，竟然清楚的印了出来。兄弟俩

一见，脑际顿时浮现出昨夜的绮丽风光；此时黄蓉在他两眼中，就如同赤裸一般，两人的下体立刻就硬梆梆的竖立

了起来。

黄蓉讲解完起身，只见二人弯身曲体不敢直立，裤裆处高高鼓起，简直就像个蒙古包。她低头一瞧自己汗

湿的衣衫，不禁恍然大悟，心头火起。她心想，二人昨夜醉酒荒唐，尚情有可原；现在竟然连白日练功都胡思乱想

起来，简直太不像话。她严肃的交代了练功诀窍，要二人自行习练；而後狠狠的瞪了两人一眼，一扭身，便自个到

树荫下纳凉去了。

树荫下凉风阵阵，黄蓉坐在椅上，只觉暑气全消，不禁昏昏欲睡。懵懂中在

一旁练功的武氏兄弟，忽然急速的腾跃近身，两人飞快的制住黄蓉的穴道，便将她带入一旁的兵器室。二人将

绳索系在横梁上，绑住她双手向上吊起，就动手脱她衣服。

黄蓉感到气愤惊慌，她厉声斥骂∶「你们两个畜牲！快放开我！你们昏了头啊！我是你们的师娘啊！」两

人却充耳不闻。

不一会黄蓉便被剥得精光，此时小武一边揉搓她嫩白丰满的乳房，一边嘻皮笑脸的道∶「师娘，我们知道

师父忙，没空陪师娘，师娘熬得辛苦，昨晚我们都看见了。如今咱哥俩，特地来孝顺师娘，保证不会让师娘失望的！」

黄蓉心中虽感到羞辱气愤，但穴道被制，双手吊起，实亦无可奈何。当两人恣意的抚摸她赤裸丰满的胴体

时，黄蓉猛然惊觉，自己对这种猥亵行为，似乎有着一丝微妙的期盼。

小武凑上嘴，欲亲吻黄蓉，黄蓉矜持的别过头，但小武两手托着她的面颊，硬吻了上去。粗重的鼻息、温

热的嘴唇，使黄蓉陷入迷惘；侵入的舌头，强力的撬开她紧闭的牙关，进入湿滑的口腔，黄蓉不由自主的卷动香舌，

和侵入的舌头对抗。两人的舌头彼此纠缠，紧密碰触，攻防之间黄蓉的舌头，不时受到小武热烈的吸吮。黄蓉逐渐

陶醉在热吻中，陷入了情欲的波涛。

大武蹲在黄蓉身後，贪婪的抚摸着黄蓉的双腿，他由圆润的小腿抚摸到丰腴的大腿，摸揉捏搓，上下来回。

黄蓉腿部柔嫩的弹性、滑腻的触感，使他百摸不厌，爱不释手。在亲吻与触摸之下，黄蓉平日端庄威严的神态尽失。

她不但身躯乱扭，忍不住发出愉悦的呻吟，泛滥的淫水，更从湿漉漉的下体奔流而出，沾湿了整个腿裆。

突地，一股从所未有过的锥心蚀骨感觉，由後庭直钻心房，她不由得全身颤栗；原本脆弱的心防，也在瞬

间，彻底的崩溃。黄蓉打从心底放弃了抵抗，随着不断增强的异样快感，饥渴的她转而热切期待着，爱徒粗犷的侵

袭。

大武掰开黄蓉白嫩丰腴的臀部，以舌尖钻舔黄蓉紧缩诱人的後庭，从未尝过此种滋味的黄蓉，对这种万箭

钻心似的快感，简直抵受不住。她只觉空虚饥渴的感觉，一下子增加了几十倍，双手也迫切的需要拥抱住什麽东西，

她不由得情急的哼道∶「快！放开我的手啊！唉哟！师娘受不了了！快啊！┅┅」

两人见她眼波流转，春意盎然；下体尽湿，饥渴难耐；便制住她气海穴，使她无法凝聚内力，其馀穴道则

连同绳索一并解开。身躯甫得自由的黄蓉，饿虎一般的扑向小武，她双手死命的紧搂小武，樱唇也疯狂的咬上了小

武肩头。小武吃痛，下体格外的亢奋，橄面棍般的粗大阳具，直翘而起，隔着裤子紧顶着黄蓉的裆间。

大武此时飞快的脱下裤子，自身後搂住黄蓉。他在黄蓉耳际轻呼∶「师娘，还是让我先孝顺您吧！」他边

说，边将阳具凑向黄蓉湿润微开的蜜桃瓣儿。

黄蓉紧搂小武不肯松手，但白嫩圆鼓的丰臀却向後耸翘了起来；那湿漉漉的花瓣，满含春意，门户大开，

像是早已准备停当，就等那野蜂来探穴采蜜啦！

黄蓉那得天独厚的娇嫩小穴，初次面临粗壮阳具的叩关，不禁五味杂陈。她又是舒服，又有些痛苦，又是

期待，却又有些惧怕，感觉上竟和新婚初夜的惶恐极端的类似。忽然间，巨物破门而入，黄蓉只觉心中一凛，不禁

大呼出声。

她一惊而起，只见一旁的两兄弟仍在挥汗苦练，而树荫下凉风息息，蝉鸣依旧，适才情景竟是南柯一梦，

她面红心跳、绮念如潮。此时一阵清风吹来，她只觉腿裆间凉飕飕的，亵裤、外裤竟已湿透。黄蓉心中一阵羞愧，

但也不禁暗想∶「难道他俩那儿，真有如梦中般的粗大吗？」

（三）

蒙古大军後撤，襄阳军情舒缓，安抚使吕文德逮到机会便在宅中宴请宾客。

由於和一干江湖好汉格格不入，因此宴会的宾客大都为其官场僚属。众人喝酒吃肉，奉承拍马，酒酣耳热之际，

更是谄媚互捧，心之极。

此时由朝庭派来督军的贾侍郎，突地满脸神秘附耳低声道∶「安抚使驻守襄阳，既危险又辛苦，何不设法

他调？现下明摆着就有个升官发财的好机会啊！」

吕文德一听，两眼发亮，急忙低声问到∶「机会何在？还请侍郎指点迷津，下官定当有以报之。」。贾侍

郎左右顾盼，欲言又止。吕文德会意忙道∶「各位请随意享用，我与侍郎有要事相商，就少陪了。」说罢，起身领

着贾侍郎进入内室书房。

少顷，婢女备齐酒菜後掩门而去。贾侍郎沉声道∶「当今朝中一言九鼎的贾似道承相，就是我亲叔叔；他

老人家平生最好的，就是会武的中年美妇。我看那郭夫人体态风流，面容娇艳，如能将她引介给贾承相，我包你官

升三级，不愁富贵。」

吕文德一听此言，沉默不语；半晌，方面有难色的道∶「侍郎有所不知，这襄阳防务均赖郭靖夫妇，率领

一干江湖豪士相助方能固守；而郭夫人运筹帷幄，正是灵魂人物。襄阳如少了他夫妻俩，恐怕立时有失。况且郭夫

人武功高强，性情刚烈┅┅这┅┅恐怕┅┅行不通啊！」

贾侍郎闻言哈哈大笑道∶「听说襄阳合城军民打手铳时，十个有九个心里都想着郭夫人；看样子你也舍不

得她吧？」吕文德闻言，双手乱摇，忙道∶「那有此事，不┅┅不┅┅我是指下官舍不得这事，至於那些个当兵的

胡思乱想┅┅倒是不假┅┅什麽？有人反应我对郭夫人有非分之想？┅┅侍郎明鉴，下官顶多与小妾敦伦时，心里

想一下郭夫人罢了，至於┅┅那个┅┅」

贾侍郎见他气急败坏的模样，当下口气放缓道∶「依你看襄阳城如果少了郭靖夫妇，还能撑上多久？」

吕文德见不再追问有关自己的尴尬事，心情一松，接口道∶「少了郭靖起码还能撑个十来天，若是少了郭

夫人，怕是三天都撑不过。」

贾侍郎这时一改嘻皮笑脸的神态，低声道∶「你可说到重点了，这郭夫人足智多谋，蒙古人很是忌惮┅┅」

他望望吕文德，表情严肃的道∶「你可真想升官发财？」吕文德忙不迭的点头，连声道∶「当然想，当然

想，还请侍郎指点迷津，指点迷津。」

贾侍郎举杯一饮而尽，说出一段话来。吕文德听得冷汗直冒，心惊肉跳，顿时呆若木鸡。半晌，他回过神

来，毅然的道∶「下官决意遵从承相指示，尚请侍郎多予提携。」

黄蓉沐浴过後，拿着这巴掌大小的亵裤，翻来覆去的观看，心中不禁怀疑，这玩意真能穿吗？

昨晚吕文德邀宴，其夫人拉着黄蓉，私下里悄悄的将这玩意送给了她。这吕夫人老於世故，平日与黄蓉相

处，经常曲意奉承，赞扬黄蓉聪敏美貌，因此黄蓉对其印象颇佳。由於吕夫人一再声明，这是过去女皇武则天留传

下来的宝贝，世上仅此一件。黄蓉在好奇心驱使下，也就半推半就的收了下来。

黄蓉看这裤儿，非丝非棉，非绸非革，拉扯之下，弹性甚佳，触手之际，滑腻腻的很是舒服。

其裆间由前到後，有九个花生米般大小的凸起物，打磨的平滑匀称，不知是何材质，也不知有何作用。黄

蓉犹豫了半天，终於将其穿上了身；她对镜一照，不禁娇羞万状，脸红心跳。

只见那巴掌般大小，淡黄色的亵裤，紧紧的绷在她丰满的娇躯上，那妙处恰

堪遮掩，芳草蔓延而出；在雪白肌肤的衬托下，真是描不尽的绮丽春色，说不出的淫秽荡人。黄蓉对镜自览，

越看越觉得这裤儿可爱。它不但彰显出自己美好的身段，更使自己增添一股异样的风情；她有如孩童般的兴奋雀跃，

不停的前後顾盼，心中也不由得涌现出，怪异的情欲幻想。

体温汗湿，以及随着情欲幻想渗出的淫水，使得亵裤起了惊人的变化；它似乎突然有了生命，开始缓缓的

蠕动收缩。裆间尽湿的窄小亵裤，深深嵌入了黄蓉嫩滑的肉缝。随着亵裤的收缩，凸起物不断刺激黄蓉的肛门、阴

户、赤珠（即阴唇）、俞鼠（即阴核），黄蓉的下体，遭受到全面均衡的奇妙刺激。

那种感觉既舒服、又怪异，并且使人充满未知的期盼；凸起物在淫水的滋润下，发生了不同的微妙变化。

首先是紧贴俞鼠（即阴核）部位的凸起物，像是忽地长出了爪子，紧紧扣住黄蓉那珍珠般的敏感阴核；黄蓉只觉一

阵趐痒畅快，欲念如火山爆发一般的喷射而出，她不禁腿软筋麻，轻哼出声。

紧接着贴近阴户的凸起物，突然膨胀延伸，并且硬梆梆的顶入了黄蓉的嫩穴里。虽然其粗细大小仅如拇指，

但那种真实的插入感，却也使得久旷的黄蓉，浑身颤抖，通体舒泰。她慌忙上床盖被，蜷曲身体，静卧享受销魂滋

味。此时裤儿蠕动收缩愈速，就如同有七八个知情识趣的温柔男子，同时爱抚舔她下体不同的部位。娇喘轻哼，牙

床晃摇，黄蓉的卧房，顿时充满浓郁的荡人春意。

贾侍郎横眉一竖，豹眼含威的道∶「那黄蓉既收下了『石女乐』，其一试之下，必然欲念陡起，春情勃发。

想她正当虎狼之年，那郭靖又不解风情，无暇陪她。嘿嘿！看来，这连环计已成功了一半啦！」

吕文德疑惑的道∶「郭夫人一向端庄规矩，就算春心大动，也不可能放浪形骸，红杏出墙吧？」

贾侍郎淫笑两声，得意的说道∶「这条连环计我进行已久，她那两个徒弟身边，我早就安排了人，专门负

责挑逗他俩。如今他俩已是心猿意马，巴不得能将美貌师娘搂在怀里。嘿嘿！就算郭夫人忍得住，她那两个徒弟，

恐怕也不愿放过她吧？」

吕文德惊讶万分的道∶「侍郎真是神机妙算，如若郭夫人真和徒弟有了苟且暧昧，身败名裂之下，定然无

脸留在襄阳；至於夫妻反目，师徒互斗，那更是不在话下。不过┅┅不过┅┅到时候襄阳怕也┅┅守不住了┅┅」

贾侍郎斜睨他一眼，轻蔑的道∶「贾承相他老人家，早和蒙人议定，如若除去郭靖夫妇这块大石头，双方

立即停战修好。到时候全国各地，一片歌舞升平，又何必担心襄阳呢？」

经过几天时间，黄蓉对於裤儿的奇妙变化，已大致有所了解。体温、汗湿之下，裤儿蠕动舒缓；淫水渗透，

裤儿蠕动快速。凸起物在淫水的滋润下会膨胀变形，其中以紧贴阴户部位的凸起物，膨胀最大。裤儿穿过弄脏，只

要置放清水中浸泡片刻，晾乾後立时清洁如初，毫无异味。

黄蓉在裤儿神奇功效下，随时随地均可享受到销魂的快感，影响所及，她的情欲也愈发的炽烈。她娇艳的

面庞，整天都红通通的满含春意；她端庄丰腴的胴体，不时因快意，而不自觉的扭动。只要是靠近她身边的男人，

都会因她浑身所散发出的浓郁体香，而神魂颠倒，意乱情迷。

武氏兄弟越来越难以克制泛滥的遐思；跟随黄蓉练武，简直成为一桩苦刑。

黄蓉一举手一投足，在在均撩起他俩亢奋的情欲。尤其是这两天，黄蓉像是陡然间换了个人；她的声音充满娇

媚蛊惑，面部表情春意盎然；身躯摇摆宛如行房示范，吐气呼吸就像敦伦轻喘。兄弟俩好几次都几乎忍不住，打算

不顾一切的对黄

蓉用强，但黄蓉却总是适时的离开了现场。

冰雪聪明的黄蓉，早已发现俩兄弟的异常；从上次偷窥，到如今练武时都充满兽欲的眼神，在在显示出俩

人心中，对她的淫秽幻想。黄蓉是过来人，颇能体会他们放肆的遐思，但如想进一步的逾越，那机灵的黄蓉，是不

可能给他们机会的。

贾侍郎威严的聆听眼线的报告，并作出迅速的裁示。他的真实身份，其实是贾似道的情报头子，专门负责

集各式各样的消息。由於目前贾似道私下与元人议和，因此情报集的重点，就在於可能破坏议和的人与事。郭

靖、黄蓉正是议和的最大障碍，故此，也成为情报集的重点对像。

安抚使吕文德设宴邀请郭靖夫妇，作陪的仅有吕夫人、贾侍郎、大将王坚等三人。菜肴精致，美酒香醇，

座位宽敞；六人边吃边聊，气氛颇为融洽。黄蓉和吕夫人窃窃私语，郭靖和王坚高谈阔论，吕文德和贾侍郎则盯着

黄蓉直瞧，偶尔附耳低语一番。这场精心安排的餐宴，旨在观察黄蓉穿上「石女乐」後的直接反应，因此吕夫人的

角色也特别吃重。

老於世故的吕夫人，巧妙的引导话题，不着痕迹就谈论到那奇妙的裤裤。她风月经历远胜於黄蓉，又刻意

加油添醋，述说一些春情密事。黄蓉「石女乐」在身，一经撩拨，立时引发一连串的连锁反应。这些反应具体而微，

粗枝大叶的郭靖、王坚毫不知情，但落在有心观察的吕文德和贾侍郎眼中，却是绝妙好景，极端的挑逗煽情。

只见黄蓉面泛潮红，目光朦胧；贝齿轻咬下唇，瑶鼻微皱含羞；她时而微张小嘴，时而轻扭身躯，一股慵

懒快意的春情，铺天盖地的，从她周身散发出来。

吕文德和贾侍郎深知「石女乐」的妙用，如今瞧见黄蓉骚痒难耐，强忍畅快的模样，不由得色心顿起，兴奋莫

名。贾侍郎假意捡拾筷子，伏身桌下窥看，只见黄蓉两腿交叠，颤栗抖动，显然已是舒服畅快，飘飘欲仙了！

（四）

贾侍郎见黄蓉欲焰焚身，克制强忍的模样，真是说不出的诱惑迷人。他有意捉弄，於是向吕文德使了个眼

色，二人共同举杯向黄蓉敬酒。黄蓉此时下体趐痒酸麻，阴道子宫阵阵收缩，正是舒爽畅快的紧要时刻，但二人敬

酒却又不能不应付。她勉强压抑住禁不住的媚态，挪动因舒服而痉挛的身躯，轻举酒杯，虚应故事；但二人偏偏扯

东扯西，有意拖延敬酒的时间。

一向落落大方的黄蓉，此时如坐针毡，真恨不得挥动打狗棒，将这两个不识相的拦路狗一棒打出门外。贾、

吕二人见黄蓉粉脸含春，娇声微颤；香唇开合之际，频频嘘气轻喘。她原本炯炯有神的双眼，如今水汪汪的，荡漾

出无边春意，就像有意抛媚眼一般。两人眼睛紧盯着黄蓉，脑中揣摩着黄蓉销魂的情境，不知不觉间，灵魂儿彷佛

已飞到了九霄云外。

吕夫人见黄蓉欲仙欲死的模样，知情识趣的轻声在黄蓉耳边道∶「妹子，我看咱姐妹俩，就先退席吧！咱

们先到我房里歇着，姐姐还有许多好听的故事，等着说给你听呢！」

黄蓉一听，正合心意，连忙点头答应。吕夫人当下起身道∶「老爷，各位大爷，贱妾与郭夫人均不胜酒力，

要下去歇歇，就先行告罪了。」

黄蓉往吕夫人床上一躺，长长地吐了口气，心里觉得陡然轻松了下来。她蜷曲着身体，静静的享受着另一

波愉悦的滋味。吕夫人亲热地挨在她身边，悄声问到∶「妹子，真有那麽舒服啊？」

黄蓉一听，俏脸飞红，吃惊的道∶「你说什麽？你┅┅你怎麽知道？」

吕夫人暧昧的道∶「妹子，我就坐在你身边，难道还看不出来？我可也是女

人啊！」

黄蓉见被识破，心中直是羞愧难当；吕夫人见到她忸怩尴尬的模样，不禁笑道∶「妹子，这又有什麽害臊

的？这宝裤叫石女乐，就是石女穿上都乐，何况妹子又不是石女，穿上当然更乐了。」

她温言宽解，善於比喻，黄蓉在她妙语如珠抚慰下，情绪不觉恢复了正常。

黄蓉心想∶「既已为她看穿，裤儿又是她送的，那还有什麽好掩饰的？」於是放松心情，和吕夫人闲聊了起来。

吕夫人不可置信的望着黄蓉，惊诧的道∶「什麽？你年龄比我还大！这怎麽可能？不要哄我，你到底多大？」

黄蓉具实以告，吕夫人拉起黄蓉的手，抚摸那细白柔嫩的肌肤，嘴里喃喃自语的接着道∶「皮肤这般滑嫩，你说三

十我还信，四十五？打死我也不信！这怎麽可能？我才刚四十，怎麽看起来，比你老了那麽多？┅┅」她嘘唏了一

阵，又道∶「我老是妹子，妹子的叫你，那这会不是要叫你姐姐了？」

这吕夫人乃是偏房扶正，未跟吕文德之前，也曾在书院教坊混迹过几年，因此风月之事，知道的可真不少。

她有意挑动黄蓉春心，因此尽挑些适合黄蓉年纪身份的淫秽话题，说给她听。像什麽贵妇偷情、姨娘勾引小厮、岳

母色诱女婿等等，直听得黄蓉心头狂跳，欲念如潮。

黄蓉自小没娘，及长亦乏同年女伴；这吕夫人能说善道，又善体人意；黄蓉觉得她就像亲姐妹一般的体贴

亲切。俩人越谈越投机，吕夫人在别有用心之下，於是建议黄蓉留下过夜。郭靖闻知，心想∶「蓉儿难得有个谈得

来的女伴，如此也好。」吕文德和贾侍郎则是心中狂喜，邪念丛生。他俩送走了宾客，立即返回书房，窃窃密议了

起来。

俩人方才目睹黄蓉媚态，早已欲火难耐，如今酒助淫兴，更是兽性勃发，跃跃欲试。激动之下，俩人言语

粗俗，已全无士大夫阶层的礼仪节度。贾侍郎首先开口道∶「他娘的！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！嫂子也真有办

法，竟能说动黄蓉留下过夜；今晚咱哥俩，如不想法子乐乎乐乎，岂不是暴殄天物？」

「嘿嘿！说的也是，不过这娘们武功高强，咱俩可不够她一脚踢的。他奶奶的，倒还真是玫瑰多刺！想什

麽法子好呢？」

「哼！武功高强有个屁用？你没看她方才浪成那副模样？咱们只要想办法，将咱们的大肉棍直入中宫，捅

进她那骚穴里。嘿嘿！到时候就算她武功再高，恐怕也只有使劲叫床的份了！」

「唉呀！侍郎可真是英明！听说会武的女人，那儿特别紧窄，腰臀也格外有力，弄起来特别舒服！不过话

说回来，千娇百媚的郭夫人，功夫可不是假的，除非将她用药迷昏，否则咱们又有什麽办法┅┅嘿嘿┅┅那个┅┅

直入中宫呢？」

贾侍郎呸的一声，接口道∶「吕兄，这你就外行了，要知郭夫人这等高手，一般的江湖中人，固然难以让

其上当；但咱们可是正正经经的朝廷命官啊！她这等人，认为我等都是酒囊饭袋，手无缚鸡之力，压根儿就瞧不起

咱们。因此也根本对咱们毫无戒心，所以啊┅┅嘿嘿┅┅」

他阴笑两声，望了望吕文德，接着道∶「不是我夸口，只要你确定黄蓉今晚睡在那间房，我就有法子摆布

她。」

吕文德有些疑惑的道∶「黄蓉今晚定然与拙荆一块睡，拙荆的卧房我可是熟得很，但不知侍郎计将安出？」

贾侍郎神秘的道∶「走，你先领我去瞧瞧地形位置，我好想个法子尽量靠她近一些，只要在十尺之内，嘿

嘿！那就成了！」

吕文德闻言，得意洋洋的道∶「不要说十尺，下官可让侍郎近的一伸手，就能摸到那娘们的身子┅┅嘿嘿！

侍郎有所不知，下官与拙荆卧房，均筑有密道，

以备城破时逃命之用。那密道口，就在床边墙壁上；咱俩只要藏身密道，透过窥孔，卧房内一举一动，均将无

所遁形┅┅」

黄蓉羞答答的不肯脱衣，吕夫人道∶「唉！你又不是小女孩，还害什麽臊？

不洗澡怎麽行？那儿黏黏答答的，可多难过呀？」她自个儿三把两把就脱了个精光，紧接着就来拉扯黄蓉；黄

蓉无奈，只得褪下衣衫。吕夫人见及黄蓉晶莹如玉的肌肤，凹凸有致的身段，不禁啧啧称奇。

黄蓉害羞的蹲身清洗，那吕夫人可是放浪形骸，毫无顾忌；她自个飞快的洗好，便挨过来替黄蓉擦背抹胸。

黄蓉推也不是，不推又觉尴尬，只好躺在池子里闭目假寐，任她殷勤服侍。吕夫人双手游移之间，有意无意的，迳

往黄蓉的敏感地带抚弄，黄蓉觉得其动作轻巧，另有一股淡淡的温柔，舒服之下，竟迷迷糊糊的，似要睡着了一般。

洗净身体，回到卧房，吕夫人紧挨着黄蓉，继续讲述淫秽故事。这回她说的是个守寡的节妇，在偶然的机

会下，和蓄养多年的山羊，发生暧昧关系的故事。

黄蓉听後，简直匪夷所思，这怪异的人兽交，使她内心产生一股莫名的激动，旺盛的情欲又复荡漾掀波。

蓦地她心头一跳，生出一丝警觉；这是她多年出生入死，所培养出来的直觉反应，每每灵验无比。黄蓉瞬

间情欲消散，戒心陡起，她暗自运气行功，静待危机的到来。

贾侍郎、吕文德二人，兴冲冲的进入密道，由窥孔向吕夫人屋内窥看；谁知屋内空空如也，竟然不见黄蓉

与吕夫人踪迹。吕文德咦的一声道∶「奇怪！这麽晚了，会上那去呢？」贾侍郎更是怀疑的道∶「吕兄，你敢情是

酒喝多了，找错了房间？」吕文德没好气的道∶「侍郎未免太小看人了吧？自个婆娘的房间那能走错？」他边说边

推开暗门，进入房内。

由於暗门紧靠着床，因此吕文德一进屋，就等於站在床上。他跨前两步下了床，突地脚下一软，踩到个赤

裸裸的人体；他大吃一惊，啊的一声叫了出来，随後而入的贾侍郎吓了一跳，忙问∶「吕兄，怎麽了？┅┅」他话

还没说完，已看到赤裸躺卧床边的吕夫人。只见她圆睁双目，眉间渗出一丝鲜血，看样子已是香消玉殒，回天乏术

了。

俩人又惊又惧，又疑又惑，呆立半晌，才回过神来。吕文德语带呜咽的道∶「这┅┅这黄蓉，竟然┅┅杀

了┅┅我婆娘！」

贾侍郎冷冷的道∶「我看事情没那麽简单，那黄蓉好端端的杀你老婆干嘛？

况且以她的武功，就算要杀也用不到暗器啊？尊夫人明显系眉心中了毒针┅┅」

他像是突然想起什麽，「啊」的一声道∶「唉啊！我们要赶紧通知郭靖，否则黄蓉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那这笔

帐可要算在咱们头上。」

黄蓉暗自运气戒备，不知情的吕夫人，仍细声细气的讲述淫荡密事。突地一声细响自窗外传来，黄蓉一跃

而起，往声响处扑去，此时银光一闪，细微暗器穿窗而入。黄蓉早已有备，空中一个转折避开暗器，她身形不变穿

窗而出。蓦地一股暗劲迎面而来，其势强猛锐不可当，黄蓉吃了一惊，心想∶「怎地竟有如此高手，暗夜伏击？」

她娇躯一扭，横移三尺，随即一式「倒打金枝」回手还击。

来人以进为退，一击不中，立即倒跃奔逃；黄蓉大怒，在後紧追不舍。俩人流星赶月的一阵急奔，不知不

觉已行至荒郊野外，那人突地一转身，停了下来。

黄蓉脑中电闪，情知上当，此时身後果然跃出俩人，堵住了退路。黄蓉艺高胆大，临危不乱；她细一打量，

只见诱敌之人，年约三十上下，身形高瘦，面白无须，两只老鼠眼正滴溜溜的盯着自己。身後二人，年约二十五六，

身形粗壮，

面貌酷似，显然是对孪生兄弟。

此时那面白无须的汉子开口道∶「久闻黄帮主乃中原第一奇女子，人美武功高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

不过黄帮主身上衣衫，未免太也单薄，我兄弟三人一见之下，色心大起，待会恐怕要劳驾黄帮主，替我兄弟三人退

退火了。」

他话声方歇，便是嘻嘻一阵淫笑，身後二人也立即附和着，说些不三不四的猥亵话语。

黄蓉气愤之下，也不禁羞愧万分，方才事出紧急，她赤着双脚，仅着单薄睡袍，便追了出来。

如今白面汉子一提醒，她才惊觉，单薄的睡袍根本无法遮掩，自己丰腴娇美的身躯。她有心速战速决，翻

身一跃，迅雷不及掩耳的，便折了段竹枝在手；随即施展打狗棒法，狂风暴雨一般的击向三人。

（五）

黄蓉含怒之下一轮猛攻，三人顿时手忙脚乱，狼狈不堪；但黄蓉心中却也暗暗叫苦。她虽然以精妙的打狗

棒法暂居上风，但交手之际，却也感受到三人扎实的武功基础。这三人武功怪异，自成一家，迥异於中原各门派；

如若单打独斗，黄蓉自揣可稳操胜券，但三人齐上，则自己恐难讨好。尤其那对孪生兄弟，似乎身怀金钟罩一类的

横练功夫，虽然为竹枝击中数次，但却若无其事，毫发未伤。

黄蓉心中暗惊，三人同样亦感惊讶。黄蓉名气极大，他们早有耳闻，但武功竟精妙如斯，却也大出彼等预

料。尤其以一介女子，内力竟亦如此浑厚，更使三人钦佩不已。那对孪生兄弟天赋异禀，练就一套刀枪不入的护体

神功，但在黄蓉细竹击打之下，竟然痛澈心肺，内脏激荡，这简直是前所未有的骇人经验。至於那白面汉子，一向

自诩功夫独步塞外，如今合三人之力，竟然无法战胜黄蓉，心中也不禁锐气全消，骇然叹服。

黄蓉见三人逐渐稳住阵脚，攻势亦渐凌厉，自己孤身一人，恐难讨好，因此脑中便筹划脱身之计。但三人

心意相通，如影随形，竟是无隙可趁。激战之中只听嗤的一声，黄蓉的睡袍竟然被扯下了大半截，一时之间，黄蓉

心绪大乱。她既需遮掩裸露身体，又需闪躲趋避敌人攻击，左右支绌之下，顿时险象环生，渐落下风。

三人见状，更是集中攻势，撕扯黄蓉残留睡袍。此时睡袍既不足以遮体，反倒形成行动束缚，黄蓉当机立

断，乾脆一个霸王卸甲，褪下睡袍，裸身对敌。黄蓉若是在年轻时，定然宁死也不肯行此羞人之事，但如今生儿育

女，年过四旬，人生阅历丰富，心境迥异从前；加之近来在幻想中，也曾思忖过此种情景，是故心障一除，反倒挥

洒如意，毫无怠碍。

黄蓉赤裸的身躯，肌肤娇嫩，骨肉均亭；山峦丘壑，美不胜收。她举手投足之际，香风阵阵，乳波臀浪；

闪躲趋避之间，妙处显现，勾人魂魄。三人眼花撩乱，目眩神迷，竟然又落下风。

此时黄蓉一式「风起云涌」，右腿直踹白面汉子心窝，白面汉子本该闪躲或硬架格挡；但黄蓉玉腿修长圆

润，肌肤细腻光滑，那纤纤玉足，足趾蜷曲并拢，刚健婀娜，美感十足。那白面汉子不由自主的，便想将那玉足握

在手中。

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他双手一合，已握住黄蓉的右足，触手之际，只觉滑腻柔嫩，说不出的畅快。

但玉足忽地一旋一转，挣脱手掌，紧接着足尖一钻，正中其心窝要害。白面汉子闷哼一声，向後便倒，黄

蓉受到反震之力，也一个踉跄，险些趴跌在地。孪生兄弟见有机可趁，一前一後，挥掌猛击；黄蓉此时气血未平，

自揣就算躲的过後方偷袭，也无法避开前方攻势，便舍後就前，向前猛扑。

不出黄蓉所料，身後攻击果然落空，但正面攻击的双掌，却已挟带劲风直往其胸前击来。黄蓉临急智生，

她不闪不避反而挺胸上迎。正面的孪生子，目睹黄蓉胸前颤巍巍、白嫩嫩的一团嫩肉迎了上来，一愣之下，情不自

禁的改拍击为抓握。黄蓉滑腻柔轫的双峰，瞬间落入他粗糙巨大的掌中，整个赤裸娇躯，同时也撞入他的怀里。软

玉温香，使他陷入短暂迷惘；但这短暂的时间，却也给予黄蓉反败为胜的良机。

黄蓉趁钻入那汉子怀里之时，顺势使出一式「见龙在田」，那汉子趴、趴、趴连退七、八步，随即一屁股

坐了下去，再也爬不起来。此时身後的汉子亦追击而至，黄蓉更不转身，她一式「神龙摆尾」，攻向身後的汉子；

只听砰的一声巨响，两人掌劲相交，身後的汉子不敌倒地，黄蓉也是向前倾倒，气血翻腾。此役四人尽皆受创，一

时之间都暂失行动能力。

黄蓉躺卧在地，运气行功，心中也不禁暗道一声侥幸；这一仗若非三人惑於美色，中途变换招式，那自己

处境实不堪设想。黄蓉暗道侥幸，三人则是大叹倒霉；三人心想∶若不是怜香惜玉，那黄蓉早已重伤倒地，又何至

於落此两败俱伤之局？

原来三人为亲兄弟，本为金国皇族，宋、蒙合力灭金後，三人便流亡在外，并学得一身好功夫。那白面汉

子是大哥，名完颜智，孪生兄弟一名完颜仁，一名完颜勇，三人均志切复国。此番来到襄阳，本想联宋抗蒙，但获

知宋承相贾似道与蒙军议和，於是密谋破坏。三人误以为郭靖、黄蓉亦为主和派，因此欲先行诛杀，以除障碍。

四人各自行功疗伤，黄蓉心想，自己伤势最轻，当可首先恢复掌握大局。谁知天不从人愿，最先恢复过来

的，竟是黄蓉认为伤势最重的白面汉子完颜智。原来完颜智胸前戴有护心镜，因此心窝虽挨了黄蓉一脚，但伤势却

并不严重，如今稍事调息，便已尽复旧观。他一跃而起，迅快的连点黄蓉七处大穴，而後俯身察看孪生兄弟伤势。

他好整以暇的协助孪生兄弟，运气行功，并喂食伤药；而後坐在黄蓉身旁，细细的打量了起来。

黄蓉心中又羞又怕，简直感到无地自容。方才对敌虽亦裸体，但终究是跳跃翻腾，对方无暇细看，感觉上

并不十分尴尬；如今静卧不动，任人观赏，心境上则充满羞愧耻辱的感觉。她既无法反抗，又不知对方下一步行动

为何，既羞且惧之下，她俏丽的面庞，无声的滑落两行清泪。

完颜智面无表情的握住黄蓉的右脚。他双手捧起那完美无瑕的玉足，仔细轻柔的抚摸了起来。黄蓉紧绷的

心情，在他巧妙的抚弄下，竟逐渐的松弛了下来，随之而起的，却是丝丝缕缕，若有似无的浪漫情怀。完颜智忽地

敞开衣襟，露出满是黑毛的胸膛，他将黄蓉的玉足，抵在胸膛上缓缓的磨蹭，像是告诉黄蓉，你刚才踹得好狠啊！

胸毛搔在黄蓉柔嫩的脚底，痒兮兮、麻趐趐地；黄蓉羞赧的闭上双眼，心想∶这个人怎麽这样┅┅

完颜智一手握着黄蓉的玉足，一手顺着黄蓉圆滑的小腿，缓缓游移至黄蓉丰盈柔嫩的大腿。他来回抚摸，

迳自向前，当抚至臀腿交界那块隆起的多肉地带，他改抚为捏，大力的搓揉了起来。黄蓉肌肤滑腻绵软，柔中带轫，

完颜智越摸越入迷，动作也愈益细致，黄蓉临老入花丛，舒服之下，竟有不知今夕何夕之感。

皇室中磨练出的爱抚技巧，既实用又煽情，黄蓉虽然灵明未失，但身体自然的反应，却益发的敏锐高亢。

此时完颜智将她的右脚，架上了肩膀，手掌一伸，住了她成熟的阴阜。温热的手掌，有如热火融冰一般，黄蓉幽密

的溪谷，立时

泛起了阵阵的春潮。完颜智灵巧的大拇指，拨草寻蛇的按住黄蓉珍珠般的阴核，他轻柔的抚弄，间歇性的按压

；黄蓉更年期的饥渴，彻底的被挑了起来。

刹时间，她只觉下体极端的空虚，虫行蚁爬般的搔痒，钻心撕肺的直往体内漫延。紧闭双眼的黄蓉，脸颊

被欲火烧得通红。她眉头紧蹙，小嘴微张，鼻翼开合，轻哼急喘。虽然她极力压抑，但浓浓的春意，已尽写在她娇

艳的面庞。

一旁静坐疗伤的孪生兄弟，几乎同时站了起来。他俩一纵身，来到了黄蓉身旁，探手就向黄蓉饱满坚挺的

双峰抓去。他俩鲁莽的动作，使陶醉在轻怜蜜意中的黄蓉，蓦然觉醒。她睁开双眼，狠狠的瞪视着这对孪生兄弟。

俩人见她俏脸含威，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模样，心中不禁愤愤不平。

完颜勇愤慨的道∶「你这骚娘们装什麽贞节？大哥摸得你舒服，你他娘的！

就不吭气！我俩才刚上来，你就给脸色瞧┅┅」

黄蓉一听，脸色气得铁青。

此时完颜智突地一打手势，制止完颜勇继续发言，而後低声道∶「莫吵，有人来了！」三人以黄蓉为中心

点，迅速埋伏在四周。

不一会功夫，一个浓眉大眼的中年汉子飞奔而至。他一见黄蓉赤裸躺卧，不禁大呼一声∶「蓉儿！你怎麽

了？」话声方歇，他已来到黄蓉面前。

来人正是大侠郭靖，他先探黄蓉鼻息，察觉呼吸正常，并无大碍；於是立即脱下外衣给黄蓉蔽体。他正待

解开黄蓉穴道之际，突地响起破空之声，无数细如牛毛的暗器，蜂拥而至。郭靖抱起黄蓉，一跃而起，不但一举闪

过暗器，也顺手解开了黄蓉受制的穴道。他举重若轻，似慢实快，落地後立即护於黄蓉身前，关怀体贴之情，溢於

言表。

黄蓉见夫婿神威赫赫，真情流露，不禁感到温馨满怀。她依偎在郭靖身後，迅速的将衣衫系好，心中也不

由想到，只要有靖哥哥同在，就是千军万马，他也必能护得我周全。但转念想起适才在白面汉子抚弄下，自己禁不

住产生愉悦的生理反应，她心中顿时又充满了愧疚。

她轻声细语的道∶「靖哥哥，你放心，我没事；只是身子叫狗贼瞧见了，可羞死人了。靖哥哥，你替我好

好教训他们，将他们的眼睛挖下来，好不好？」

（六）

冰雪聪明的黄蓉如此说，其实另有深意。她熟知郭靖个性，知道郭靖纵有怀疑，必也不会追问；自己若不

说破，只怕郭靖心中疙瘩难解。如今避重就轻，只言身体遭贼人瞧见，要他挖下贼眼，为己泄恨。如此，既可释郭

靖之疑，又略去自己遭轻薄非礼之事，一举两得，实是高明无比。

郭靖方才见黄蓉赤裸躺卧，心中已疑妻子受辱；但他心性质朴，心想妻子纵然受辱，也是出於无奈，因此

内心对於黄蓉，只有更加怜爱，并无丝毫芥蒂。如今听黄蓉之言，知道妻子仍是清白无瑕，心中不禁喜出望外。他

激动的回手紧握黄蓉，笨拙的道∶「蓉儿，你没事，我真是欢喜！」

完颜智三兄弟见偷袭无功，便跃身而出。三人虽知郭靖武功高强，但也不甚畏惧。三人暗揣，郭靖功夫大

概与黄蓉在伯仲之间，适才如非惑於黄蓉美色，己方早已获胜；如今面对郭靖，手下自不容情，又何惧之有？完颜

智大刺刺的上前一步，扬声道∶「方才已领教过郭夫人的高招，嘿嘿！果然不同凡响，我兄弟可是大饱眼福。嘿嘿！

不知郭大侠是否也裸身迎战啊？」

他语带双关，猥亵轻蔑，郭靖闻之大怒。他柔声对黄蓉道∶「蓉儿，你先在一旁歇着，看我好好教训这三

个狗贼。」他叮嘱爱妻之後，大吼一声跃身而上。

郭靖人在空中，浑厚至极的「降龙十八掌」掌劲，已四面八方的笼罩住三人；三人一惊之下，纷纷运功还击，

只觉来势剧力万钧，迥非适才黄蓉所可比拟。

郭靖大展神威，「降龙十八掌」、「空明拳」，配合上双手互搏术，直打得三人心惊胆战，叫苦不堪。完

颜智见情况不妙，一声呼啸，三人拳势一变，使出压箱底的保命绝技，「无敌三才阵」三人阵势一结，压力顿时骤

减，原本有守无攻的局面，也渐次扭转过来。郭靖陷身阵中，只觉三人此去彼来，犹如一体；进攻防御，更是节奏

明快，法度森严；较诸方才，实有天壤之别。

郭靖熟谙九阴真经，又经历过「北斗七星阵」，因此虽陷身阵中，但却并不慌乱。他一方面紧守门户，另

一方面也细思真经法则，以找寻破阵妙方。但他头脑素不灵光，一时半刻又那能想出什麽好法子？三人见郭靖只守

不攻，显然已受制於阵法，不禁洋洋得意，愈加猖狂。而一旁观战的黄蓉，见郭靖渐落下风，不免提心吊胆，生怕

郭靖有所闪失。

黄蓉焦急之下，突地灵机一动，想到当年郭靖与欧阳克比武招亲之事；她细一思忖，决定故计重施。她跃

身上树，横坐枝头，假意专注战局，但长袍襟摆，却状似不经意的撩起，露出雪白圆润的双腿。其时皓月当空，明

亮如昼，她修长浑圆的一双美腿，在月光映照下，可真是洁白似雪，温润如玉。完颜三兄弟一见之下，果然分神偷

窥，大上其当。

原来三人自施展「无敌三才阵」渐占上风後，心情便逐渐松懈了下来。这阵法是平日里练熟的，三人根本

不用费心，只要照着推演，威力便可发挥。较诸郭靖心无旁骛，全神贯注的接战，三人可是轻松无比，行有馀力。

在此情况下，春光外泄的黄蓉，自然便成为他们目光注视的焦点。

古灵精怪的黄蓉，唱作俱佳，熟知男人心理。她状似自然的摇晃双腿，襟袍掀动之下，妙处若隐若现。完

颜兄弟不知黄蓉有意蛊惑，还道自个眼福不浅；三人垂涎贪婪的眼神，如影随形，紧紧随着黄蓉摇晃的双腿而往返

游移。这目光布成的「探春寻穴阵」，倒似较围住郭靖的「无敌三才阵」，还要来得严密周延；黄蓉的冰肌玉肤，

幽穴芳草，均清晰的落入三人眼中。

黄蓉对他们淫秽猥亵的想法，心知肚明。因此也视战局的变化，适时的开合双腿，泄露春光。

每当郭靖遇险，她便假意忘情的大开双腿，而虎视眈眈的三人，当然也把握机会，趁机窥视黄蓉的妙处。

在三人分心之下，郭靖不但转危为安，还因阵法数度出现空隙，而几乎突围而出。

郭靖专心对敌，并不知娇妻在身後树枝上牺牲色相。他发现三人移动忽快忽慢，阵势亦时松时紧。而诸般

变化均以完颜智为首，依序推展。因此自己如能紧盯完颜智，则阵法运转必受影响。郭靖一向本能快於思考，因此

念尚初萌，行动已先一步的展开。他左右互搏，使出亢龙有悔，分击三人；完颜智兄弟见他一掌击来，毫无先前威

势，不禁漫不经心。

这亢龙有悔乃是「降龙十八掌」精华之所聚，已达刚极生柔、返璞归真的无形境界，故其声势反倒远不如

一般普通掌法。三人见郭靖掌势柔弱无力，显然已是强弩之末，因此一边挥掌迎击，一边色眯眯的，紧盯着黄蓉。

原来此时一阵风起，黄蓉襟袍飞飘，雪白的下身尽形裸露。三人望着赏心悦目的美景，不禁心猿意马，神魂飘荡。

双方掌劲一交，三人立觉不妙；排山倒海的暗劲如潮涌至，重重叠叠，一波胜过一波。首当其冲的完颜智，

如被击发的炮弹一般，砰的一声向後飞起；紧接着完颜仁、完颜勇兄弟，也如风中落叶一般，翻滚倒地。郭靖对自

己能一举击败

三人，也觉惊讶意外，他满头大汗，傻愣愣的站在那儿，一时竟不知如何处置三人。

雀跃欣喜的黄蓉，当机立断，由树上一跃而下，迅速封住了三人穴道。她满脸喜色，娇艳如花；一个转身，

如飞鸟投林般的钻入了郭靖的怀抱。此时人声杂沓，武敦儒、武修文兄弟，带着百多名兵士前来接应。郭靖、黄蓉

交待大小武，此三人务必严加看管，以便次日审问。当下众人将完颜三兄弟，捆粽子般的绑了个结实，抬回襄阳大

牢监押。

郭黄二人返回，立即应吕文德之请，协助勘察吕夫人死因。勘察完毕，黄蓉顺手取回「石女乐」放置怀中，

心中也不禁充满疑惑。方才她穿窗而出时，吕夫人仍着睡袍，如今尸身怎会身无寸缕？且其大腿内侧瘀青，下体一

片狼藉，分明曾遭人强暴。而完颜兄弟三人和自己交手时并未离开，那麽凶手究竟又系何人？

郭靖、黄蓉二人，折腾了大半夜均感疲累，匆匆梳洗後便进房安歇。二人久未同房，此时紧邻而卧，不禁

都有些动情。黄蓉嗅着郭靖身上浓浓的男人味，忍不住依偎着贴近郭靖；郭靖触及黄蓉柔软嫩滑的娇躯，也不由得

砰然心动。俩人互相接吻爱抚，不一会功夫就行起那周公之礼，黄蓉压抑多时的欲望，此时骤获疏解，酣爽畅快，

自不待言。

激情之後，俩人的感受反应却大不相同∶郭靖片刻之间便呼呼大睡，黄蓉却辗转反侧，难以成眠。原来郭

靖正派老实，对於夫妻之事也是中规中矩，一成不变。在他而言，此乃义务责任，并非享乐欢愉；因此既不热衷也

不耽溺，每回总是自个一泄，便鸣金收兵，至於黄蓉是否欢畅尽兴，在他单纯的脑子里，可压根儿没想过这个问题。

但对成熟的黄蓉而言，此种公式化的莽撞风格，已无法餍足她饥渴旺盛的需求。进入更年期的黄蓉，情欲

正迈向一个全新的高峰；她需要更细腻的技巧，更强烈的刺激，更持久的磨砺。平日的种种幻想，激发起她的渴望

；而先前完颜智充满撩拨性的猥亵，更使她亲身体会到情欲的奔腾。她敏感的身体，迫切期待着男性的抚慰；那空

虚湿润的小穴，更是盼望接纳粗大健壮的男根。

郭靖自顾自的方式，虽能带来短暂的欢乐，但对如狼似虎的黄蓉而言，却总有意犹未尽的遗憾。她熟知郭

靖的个性，不愿、不敢、也不能冀望改变一板一眼的夫婿；望着鼾声大作的郭靖，她不禁幽幽的叹了口气。欲火未

熄的黄蓉，辗转难眠；她起身穿上了「石女乐」，欲待借助宝裤的神奇功能以满足难耐的情欲。

此时，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向居处奔来。

黄蓉听完武氏兄弟述说，不禁眉头一皱。她低声道∶「师父已经睡了，就别烦他了，我跟你们去看看吧。」

原来吕文德心伤妻子遇害，因此对完颜兄弟严刑逼供。三人原已受伤，又被兵士们胡乱整治，如今已是奄奄一息，

气若游丝。吕文德见黄蓉到来，亦觉自己行事孟浪，因此解嘲的道∶「这三个狗贼嘴硬的很，什麽都不肯说，我看

还是交给郭夫人，全权处置吧！」

黄蓉交待丐帮弟子为三人疗伤，并喂食九花玉露丸；一会功夫药力行开，三人面色转红，精神也不再萎靡

不振。黄蓉见三人已无大碍，便指示将彼等押返大牢，但看管监视，则由丐帮弟子取代大牢狱卒。她交待完毕，转

身欲行，此时完颜智突然开口道∶「郭夫人慢行，在下有要事相告。」

（七）

黄蓉依完颜智之请，择一密室，遣散众人，单独与完颜智密议。饶是她聪明机智，人情练达，但当获知贾

似道私下与蒙人议和时，仍不免情绪激动，愤慨万分。她细一思索，沉声道∶「私下议和，实乃叛国。此乃兹事体

大，不可尽听一

方之言┅┅」

完颜智打断话语，似笑非笑的道∶「郭夫人所虑甚是，此事尽可细心查证；不过另有一事，却是拖延不得。」

黄蓉闻言不禁诧异，当下问道∶「不知尚有何事，这等急迫？」完颜智面上现出暧昧难明的神色，低声道∶「郭夫

人，我实在憋不住，要尿出来了。」

黄蓉闻言不禁面红过耳，她腼腆的道∶「那墙角边有个尿桶，你自个去方便吧！」完颜智接口道∶「郭夫

人，你总要先解开我手臂的穴道吧？」黄蓉顺手一挥，解开完颜智穴道，完颜智走到墙角，「哩哗啦」的就尿了

开来。他似有意卖弄，这泡尿又久又长；黄蓉方才欲求不满，因此穿上「石女乐」宝裤，如今听到「哗啦啦」的异

响，不由得心猿意马，春心大动。

一会响声停息，但完颜智却仍站立墙角未见返回。黄蓉原本别过头去以免尴尬，如今疑念陡起，不禁回头

探视。一瞥之下，黄蓉不禁羞怒交加。原来完颜智竟毫不遮掩，双手捧着那又粗又长的阳具，像献宝一般的在那肆

无忌惮的套弄。

黄蓉乍见雄伟阳具，心头直如小鹿乱撞，她只觉得下体逐渐潮湿，宝裤也缓缓蠕动，挡不住的律动快感，不断

的击撞心房。她心头一荡，欲火更是愈益畅旺。

黄蓉从未经过此种阵仗，又羞又怒之下，不禁斥道∶「你在干什麽？怎可行此无礼之事？」

完颜智闻言转过身来，一边套弄，一边走回，复坐於黄蓉对面。他自顾自的放肆手淫，嘴里也自言自语的

诉说猥亵话语，对於惊怒的黄蓉，竟似视而不见一般。

黄蓉一时之间，却也不知如何是好，但那些不堪入耳的淫秽言词，却清清楚楚的钻入了耳际。这完颜智唱

双簧般的，一人分饰俩角；一会粗声粗气的大声嚷嚷，一会又细声细气的模仿黄蓉。黄蓉的情绪，竟随着他口中的

进度，而上下起伏激荡。

完颜智∶「郭夫人难道没见过这玩意？脸怎麽这麽红？」

仿黄蓉∶「你┅┅你真是无耻┅┅还不快┅┅快┅┅」

完颜智∶「快什麽啊？是不是那儿痒了？想要含我这大肉棒？」

仿黄蓉∶「你快住手！唉哟！嗯┅┅啊呀┅┅不行啊┅┅」

完颜智∶「郭夫人，你就别装了，你看，我才轻轻抠一下，你这儿就湿漉漉地直淌水。你想想看，要是我

这大家伙真捅进去，你可有多舒服呀？」

仿黄蓉∶「你无耻，唉哟！你┅┅你┅┅不要┅┅不要啊！」

完颜智∶「嘿嘿！夫人的穴儿湿漉漉的，真是又嫩又紧，又热又滑，我要进去罗！」

仿黄蓉∶「唉哟！┅┅你的┅┅好粗，轻┅┅轻┅┅一点啊！」

他那青筋毕露的粗壮阳具，威猛地竖立在黄蓉眼前，涨成了紫红色的硕大龟头，也一颤一颤的膨胀收缩；

那马眼中溢出的透明黏液，使得龟头更加的油光水亮，这种种景像映入黄蓉眼中，竟充满异样的煽情功能。黄蓉似

被催眠般的无法动弹，穿着「石女乐」的下体，也阵阵趐痒，感到无比的空虚。

此时原本低着头的完颜智，突然把头一仰，双眼直勾勾的盯着黄蓉的秀目；他眼中放出异彩，口中淫秽的

双簧，仍是持续不断。忙了一夜，又欲情未餍的黄蓉，在「石女乐」宝裤神奇功效下，本就春情荡漾，通体趐麻。

如今遭逢完颜智奇特的妙技挑逗，熊熊的欲火更是猛烈的燃烧；充满极端渴求的她，两眼蒙，桃腮晕红，已逐渐

沉醉在无边无际的梦幻欲火之中。

完颜智见奸计得逞，当下更是小心谨慎，他轻声细语的道∶「郭夫人，你不是全身发热吗？来！将衣服脱

了吧。」黄蓉面现迷惘一阵犹豫，完颜智立即怂恿

催促，心神恍惚的黄蓉，缓缓的站起身来，玉臂轻舒，终於解开了第一个钮扣。

一会儿功夫，黄蓉衣衫尽褪；她全身上下，除了那条紧窄湿透的「石女乐」外，已是身无片褛，形同赤裸。

黄蓉得天独厚的身段，雪白柔嫩的肌肤，在灯光下显得无比的润滑动人。那饱满怒耸的乳房硕大柔软，挺

而不坠；圆润修长的玉腿白光洁，丰盈匀称；浑圆挺耸的臀部，肌理细致，曲线柔和。她端庄秀丽的面庞美艳动人，

隐含风情，充满成熟的风韵。欲火焚身的黄蓉，周身焕发出一股慵懒的风姿；她的双眸泛起一层朦胧的水光，眼波

流转之际，真是荡人心弦，勾人魂魄。

目瞪口呆的完颜智，深知此时已达最後关头，他愈发谨慎的温言道∶「郭夫人，我现在问你几个问题，你

可要老实回答。」黄蓉下意识的点了点头，轻声道好，完颜智见状大乐。

他这催眠术乃得自於欧洲教士，当初教士曾言∶对象如肯一问一答，则表示已入深层催眠，可任凭施术者

处置。如今黄蓉这中原第一美妇，显然已是言听计从，那自己不是可以对她随心所欲？他越想越乐，不禁得意的笑

出声来。

完颜智∶「郭夫人，你仔细瞧瞧，是我的家伙大，还是郭靖的大？」

黄蓉∶「你的┅┅要┅┅大得多。」

完颜智∶「你喜欢郭靖那小的，还是喜欢我这大的？」

黄蓉∶「我┅┅我不知道。」

完颜智∶「郭靖经常和你行房吗？多久作一次？」

黄蓉∶「最近这些年很少行房，大概三、四个月一次吧！」

完颜智∶「这麽久一次，你受得了吗？有没有想过和别人作？」

黄蓉∶「受不了也没法子啊！有时也会胡思乱想，但是从来没有和其他人作过。」

完颜智∶「你愿不愿意和我作作看啊？」

黄蓉∶「这┅┅这┅┅不行，我不能对不起靖哥哥。」

完颜智∶「你不要告诉他，不就得了；你瞧，这麽样粗壮，放进你那儿，可不是舒服死了！」

黄蓉∶「可是┅┅这┅┅这怎麽行┅┅你的太┅┅我心里害怕┅┅」

完颜智∶「你不用害怕，来，将那小裤儿也脱了吧！先躺在书桌上，两腿分开翘起来。嗯，对，就是这样，

两手抱着腿弯，将大腿尽量贴在胸脯上。」

依言躺卧的黄蓉，下体尽行裸露；由於臀部腿部肌肉紧绷，因此两片粉红鲜嫩的阴唇也向左右分了开来。

那湿润的穴儿歙然开合，隐约可见那娇柔的肉璧，缓缓的蠕动。泊泊的春水泛滥而出，在肉穴的自然吸吮下，竟发

出了「噗嗤、噗嗤」的细微声响。完颜智凑近观看，心中不禁暗赞∶好一个龙珠春水穴啊！

原来女子性器亦有品类高下，而黄蓉此龙珠春水穴可称之为穴中极品。其特徵为阴门狭小，内道深长，只

要一经交合，花心即会胀大凸出，旋来转去，吸吮阳具。又由於其阴门狭小，因此阳具一顶，春水不易泄出；此时

阳具倘佯其中，如沐温泉，舒服畅快，自不待言。此乃万中选一之极品名穴，若非完颜智这等花丛老手，寻常人怕

也认不出来。

（八）

进入催眠状况的黄蓉，神智格外的清楚，感觉也敏锐异常；唯一与平常不同的，就是完颜智的指示，在她

心中，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圣旨。她赤裸仰卧，心中惶恐、惊惧、羞涩、耻辱，又夹杂着一丝兴奋期待。种种感觉交

互混杂之下，她自己也搞不清楚到底是什麽滋味。

完颜智乃花丛老手，御女无数；因此见识定力均远胜常人。他好整以暇的握住了黄蓉纤美的玉足，贴在脸

颊上缓缓磨蹭了起来。黄蓉的玉足，白里透红，纤

柔细致，触之柔软滑腻。柔嫩的足心在胡渣刺激下，趐趐痒痒，竟是说不出的舒服。

黄蓉本就春情荡漾，欲火熊熊，如今遭逢完颜智异样的轻柔挑逗，只觉周身骚痒，体内空虚。她赤裸的身

躯禁不住扭动了起来，喉间也不自觉的泄出荡人呻吟。

完颜智见黄蓉紧闭双眼，眉头轻蹙，一副欲火焚身，性急难耐的模样。不禁心想，再刁她一会，让她忍无

可忍，那才来得妙呢！他将黄蓉浑圆修长的玉腿架在肩上，张嘴伸舌，便顺着大腿内侧缓缓向上舔唆。黄蓉痒得直

如万蚁钻心，但完颜智又指示不得动弹；她欲火焚身，娇喘呻吟，不知如何是好之下，竟呜咽啜泣了起来。

完颜智∶「哭什麽？是不是很想要？」

黄蓉∶「┅┅嗯┅┅」

完颜智∶「想要就说，光『嗯啊嗯』的，我怎麽知道？」

黄蓉∶「我┅┅我┅┅说不出来┅┅呜┅┅」

完颜智∶「快说！你看，我这又硬、又热、又粗、又大的家伙，早已准备好了，就等你开口呢！」

黄蓉∶「我┅┅我┅┅还是┅┅还是┅┅说不出来┅┅呜┅┅」

完颜智∶「还不肯说？那你就忍着点吧！」

他话声方停，长舌一卷，便在黄蓉春潮泛滥的阴户上「唰」的舔了一下。黄蓉全身一颤，饥渴空虚已濒临

崩溃。她呜咽的哀声道∶「我┅┅我┅┅受不了！

你┅┅你┅┅呜┅┅呜┅┅」

志得意满的完颜智，抖手封住黄蓉几处穴道，以防意外；如此黄蓉行动不受影响，但却无法行气运功。他

站在黄蓉两腿之间，托起雪白大腿，胯下昂然挺起之物，猛然向前一顶。只听「噗嗤」一声，那根热腾腾、硬梆梆、

又粗又大的宝贝，已尽根没入黄蓉那极度空虚、期待已久的湿滑嫩穴。黄蓉「啊……」的一声长叹，只觉一股趐趐、

麻麻、痒痒、酸酸，夹杂着舒服与痛苦的奇妙感觉，随着火热的肉棒，贯穿体内。

她修长圆润的双腿，笔直的朝天竖了起来，五根足趾也紧紧并拢蜷曲，就如僵了一般。完颜智这一插，直

接顶到她体内深处，从来未有人触及过的花心。

黄蓉虽已结婚生子，年过四旬，但在这方面却仍是单纯无比。一来她从头到尾只有郭靖一个男人，根本无

从比较；二来郭靖为人纯朴古板，行房之时毫无情趣。因此严格而言，黄蓉由少女、少妇、为人妻、为人母，直至

进入中年，竟是根本未曾享受过真正的销魂滋味。如今天赋异禀的花丛老手完颜智，一家伙直入中宫，那股酣爽畅

快，简直使她飘飘欲仙。

这完颜智的阳具也非等闲凡物，在花国的名器排行榜中也是有名号的。他那玩意，粗、长、硬、热、久，

一应俱全，加之龟头上翘，马眼下方的肉暴凸，因此有个名目叫「撩阴枪」。据黑道淫书《淫器考》中所言∶「

撩阴枪，龟头上翘，肉暴凸，女子当之，辗转呻吟，其乐无比；盖可勾撩凸刺花心矣！」

黄蓉饥渴的花心，如同喇叭口一般的张着，完颜智的阳具一顶到底，上翘的龟头直入花心。花心喇叭口迅

即闭合，紧紧唆含住入侵的龟头；层层叠叠湿暖的嫩肉，不停的挤压、研磨着龟头；而嫩肉中隐藏的龙珠，亦不时

的旋来转去，刮擦凸起的肉；那种舒服畅快的感觉，真是无法言喻。完颜智一时之间，竟然难以动弹，只得抱着

黄蓉挺直的双腿，呼呼的喘着大气。

花心至今始遭玉茎初探的黄蓉，整个人几乎舒服的晕了过去；无限的快感排山倒海而来，体内就如同火炉

点燃一般，烧得她全身不停的颤栗抖动。暴凸的肉，像是刮到了她的心坎，又趐又痒，又麻又酸，就如同触电一般。

她只觉充实

甘美，愉悦畅快，禁不住放浪的呻吟了起来。

粗大的阳具撑的小穴胀膨膨的，黄蓉不由自主的伸出双手，想要搂住男子坚实的身体。完颜智识趣的伏身，

两人紧拥亲吻，嘴唇密接，齿触舌舔；原始的兽性取代一切，情欲的本能充分的发挥。完颜智开始狠狠的抽插了起

来，黄蓉的阴户也随着抽插而一开一合，发出「噗嗤、噗嗤」的声响。

粗壮火热的阳具，每一抽插均直达敏感的子宫口，那种紧缩吸吮的感觉，使两人都感到极度的舒畅，「龙

珠春水穴」与「撩阴枪」，竟是配合的如此协调顺畅，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

黄蓉清白的身体被玷污了，但逐渐枯萎的情欲之花，却再度灿烂的怒放。她私密的禁地，遭到郭靖之外的

男子入侵，但侵入者却触碰到，郭靖所无法触及的深邃地带。她内心隐隐有着对不起郭靖的感觉，但梦幻般的销魂

滋味，却使她再也无法思考。

一股趐趐痒痒的暖流，由下体深处缓缓升起；椎心蚀骨，回肠荡气的愉悦，也随即来临。她白嫩的臀部疯

狂的研磨挺耸，那种沛然莫之能御的舒爽，使得黄蓉全身颤栗抖动，她死命的紧抱着完颜智，指甲也深深陷入完颜

智的肩头。完颜智只觉阳具陷入火热柔嫩的肉壁当中，不断的遭受磨擦挤压，龟头部位更像有张小嘴在强力的吸吮

；他只觉腰际酸麻，快感连连，片刻之间，阳精已禁不住的狂喷而出。

「龙珠春水穴」的妙处，此时彻底发挥，那喇叭状的花心，紧裹龟头，阳精一滴不露的，尽行吸入花心。

一会阴阳交泰，花心复行蠕动，一股清凉的阴精，循着龟头马眼直透而入。完颜智只觉麻痒舒畅，直钻五脏六腑，

一时之间神清气爽，阳具更是坚挺不倒，益发粗壮。他见黄蓉粉脸通红，鼻儿紧皱，小嘴微张，两眼蒙，一副舒

畅迷惘的模样；禁不住又蠢动了起来。

有生以来，初尝绝顶销魂滋味的黄蓉，在锥心蚀骨的快感下，脱离了催眠的禁制，完全清醒了过来。她只

觉极端的愤怒、羞辱，自己清白的身体竟遭玷辱，要如何向郭靖交待呢？而更可耻的是自己如今，竟然还和淫贼紧

密的相接。她奋力的推拒冀图挣脱，但完颜智此时却又抽动了起来。黄蓉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身体的反应；完全清醒

的她，在肉欲的冲击下，竟是毫无反抗的馀地。

下体传来的快感，迅速的蔓延全身，原本推拒的双手，一触及完颜智满是胸毛的胸膛，竟莫名其妙的软了

下来。黄蓉内心不禁痛恨自己的无耻软弱，但一波波快乐的浪潮，却飞快淹没了她清醒的理智。

二度整军的完颜智，较前更显从容；他握着黄蓉又大又挺的两个奶子，不停的搓揉，间或低头舔唆那花生

米般，颤巍巍的粉红色奶头。黄蓉只觉全身上下，无一处不是舒服透顶，她大口的喘气，软软的任凭完颜智在身上

驰骋，羞愧反抗的思绪，已飞到了九霄云外。

完颜智将她身体翻转，由背後复行深深的插入，并亲吻她的耳根、面颊。抽插愈来愈快，也愈来愈形猛烈。

突地，一股火热的洪流奔腾而出，大量强劲的精液再度涓滴不漏的尽数射进她的花心。黄蓉只觉下腹深处，如同火

山爆发一般，快感向四处不断的扩散蔓延；她不由自主的，发出歇斯底里的狂乱嘶叫。

此时，一阵急促的敲门声，伴随着武氏兄弟焦急的呼喊声∶「师娘！你怎麽了？快开门啊！」

原来黄蓉与完颜智辟室密谈前，曾交待二人，需慎防机密外泄。因此二人只得远远的站着，警戒等待。但

因时间过久，且室内不时传出怪异声响，因此在外守候的武氏兄弟，不禁心生疑惑。

他俩大着胆子靠近密室，却隐约听见室内有阵阵粗重的喘息声，及娇媚的呻

吟声。二人均已成婚，闻之不免大惊；彼等心想∶「这明明就是男女交合之声，难道师娘竟和贼人┅┅」

这想法未免太也不合情理，因此二人高声急呼，要求黄蓉开门；但黄蓉却始终未曾吭声，二人愈加疑惑，

遂猛力敲门。

再度陶醉在高潮中的黄蓉，乍闻呼喊敲门，心中陡然一惊；但正当飘飘欲仙之际，却也欲罢不能。她咬牙

切齿，颤栗抖动，舒服的无以复加，但内心深处，却也焦急万分，深感惧怕。黄蓉心想∶「自己一向以端庄形象示

人，如今却放浪形骸，赤裸宣淫；如果两个徒弟闯入，那岂不是┅┅更何况两个徒弟，也曾偷窥自己的身体，觊觎

自己的美色！」

她越想越怕，但敏感的身体，却偏偏沉醉在感官的刺激下，而无法自拔。完颜智巨大的龟头，紧顶花心，

暴凸的肉，也不断搔刮她娇嫩的肉壁。阳精和阴精同时喷出，那股阴阳交泰的快感，使她双腿高翘，丰臀挺耸；

婉转娇啼之下，她竟然产生一种感觉∶「就算马上要死，也要尽情享受这销魂的一刻。」

不闻回答的武氏兄弟，心中一急，大声吼道∶「师娘！我们要进去了！」话声刚落，两人运功一踹，「哗

啦」一声，门板碎裂，两人顺势跃进密室。

进入密室的两兄弟，愣在当场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室内竟然杳无人迹，不但未见贼人，竟连师娘

也失去了踪影。两人几乎将密室翻了过来，但是却毫无线索，黄蓉与完颜智，竟莫名其妙的平空消失了。惊慌失措

的二人，满腹疑云，惶惶然的奔告郭靖。郭靖摸着脑门，半晌，仍是丈二金刚，茫无头绪。

（九）

武氏兄弟踹破门板的刹那，黄蓉惊惧的心情也到达高峰；身败名裂的恐惧，使她全身发冷，颤栗连连；但

锥心蚀骨的快感，却也相应的愈加强烈。她只觉自己飘飘荡荡的不知身在何处，四周也突然的寂静无声；一股若有

似无的云雾，裹住了身体快速的旋转，旋转中，她脑中一片空白。

像是永恒，又像是一瞬，陡然间云雾消散，紧拥的两人竟跌入了水中。猝不及防的没顶感觉，冰寒刺骨的

极端刺激，使两人本能的挣扎扭动。扭动中紧拥的两人分了开来，水性精熟的黄蓉，瞬间如游鱼一般的浮上水面；

但本为旱鸭子的完颜智，却瞬间消失在滚滚波涛之中。

黄蓉由口中咸味，得知目前人在海中，但如何会有此种结果，却是百思不得其解。夜色沉沉，大海无边，

水寒浪大，四顾茫然；黄蓉虽是水性极佳，也不禁心生恐惧。她载浮载沉，随波逐流，只觉海水愈寒，体力渐逝；

此时远处传来阵阵沉闷声响，无数星辰似乎向她直冲而来。她心中惊惧，心想莫非天国已临？待得距离逼近，她方

才察觉，那是一艘从所未见的巨大海船，无数星辰，竟是船上的灯光。

郭靖与武氏兄弟来到密室，翻来覆去的再次搜索了一遍，但仍是图劳无功，毫无所获；两人凭空消失，竟

是全无一丝线索。

此时负责密室清扫工作的老吴吞吞吐吐的道∶「郭大侠，这屋子不乾净┅┅闹鬼啊！┅┅」

郭靖闻言半信半疑的道∶「你别急，慢慢说，到底这屋子怎麽了？」

老吴咽了口唾沫，神情惊惧的道∶「老汉在这二十多年，像这等事已不是头一遭┅┅过去张提督、李管带，

也都是在这屋里失踪的┅┅」

赖婉如独自一人在甲板上呆望着滚滚浪花，心头不禁又气又悔。好端端的日子不过，偏偏贪心上了这艘赌

船，不到两个小时，竟将十多年的积蓄输的精光。

这下可好，看来重操皮肉生涯，也真是自己的宿命了。

她正自怨自艾的在那懊恼，突然一个诡异的画面，震撼了她的心灵；黑沉沉的海中，竟有个全身赤裸的女

人，拉着下垂船弦的安全索，快速的向上攀升┅┅

折腾了大半天，惊魂甫定的赖婉如终於相信黄蓉并非海怪水妖，但她见黄蓉对现代事务如此陌生，口音又

明显有异，直觉上已认定其为大陆偷渡客。她教导黄蓉使用盥洗设备，又提供沐浴乳、洗发精等清洁用品；黄蓉沐

浴完毕，只觉全身香喷喷的，真是说不出的舒服。已经两夜未曾阖眼的她，躺在软棉棉的床上，不一会功夫，便进

入了梦乡。

黄蓉一觉醒来，体力尽复，但眼前呈现的景象，却也让她大吃一惊。床前的一个方盒子里，竟然有一对金

发碧眼的男女，正在行那苟且之事，那女的唉唉直叫，状甚淫荡。饶是她机变灵巧，冰雪聪明，但骤然目睹此怪异

淫秽影像，也不禁惊异莫名，叹为观止。坐在一旁沙发上的赖婉如，见黄蓉目瞪口呆的模样，不禁笑道∶「你没看

过Ａ片啊？」

花了好一番功夫，黄蓉才大略了解，屋内各种电器用品的特性及操作方式。

赖婉如见她连电视都没见过，简直就像原始人一般，心中也不禁暗暗好笑。她心想∶「这个女人，不知从哪个

落後山区跑出来的，怎麽会什麽都不懂？只怕自己将她卖了，她还真会替自己数钱呢！」

此时Ａ片演至精彩处，片中一女大战三男；那金发美女前庭後穴各纳一根粗大肉棒，小嘴还狂舔着另外一

根。黄蓉只觉匪夷所思，心头狂跳，下体不由自主的便湿润了起来。赖婉如见她那副神态，心中暗暗好笑；她熟练

的往黄蓉身边一靠，探手便抚弄她赤裸的身躯。黄蓉吃了一惊，慌忙推拒，但赖婉如似乎老於此道，黄蓉推东她摸

西，黄蓉挡上她摸下。闹了一会，黄蓉心想，反正都是女人，也就随她了。

赖婉如久历风尘，对男子由爱生厌，反而对女子兴趣渐增；如今见黄蓉肌肤娇嫩，身材姣好，又一副什麽

也不懂的模样，不禁逗弄的更加来劲。初看Ａ片的黄蓉，本就激动万分，再经赖婉如这风月老手一挑逗，哪里还忍

得住？她当场骨软筋麻，瘫倒在床上，但眼睛却仍紧盯着电视，眨也不眨一下。

赖婉如掀开被单，黄蓉的赤裸胴体尽现，那股丰盈洁白，温润滑腻的美感，使得同为女人的赖婉如，也不

禁砰然心动，爱不释手。昨晚黄蓉在海中久浸，披头散发，面容憔悴，她又在惊慌之下，因此并未细瞧。如今近身

裸裎相见，她方才发觉，这个女人竟是如此的性感艳丽。一向以姿色自傲的她，目睹黄蓉不施脂粉，风华绝代的模

样，不由打心底，生出一种自惭形秽的感觉。

久历风尘的她，竟然无法判断黄蓉的年龄。说她三十几岁嘛，可以；说她二十多岁嘛，也像。总之黄蓉看

起来，成熟高贵，风姿卓约，有着一股跨越年龄层的蛊惑魅力。至於皮肤身材，更是毫无瑕疵，挑不出毛病来。赖

婉如隆乳後，拥有３６Ｃ的傲人胸围，但与黄蓉那丰满挺耸的两团肉球相比，却显得大为逊色。

她左看右看，又摸又捏，发觉无论是乳房的外在轮廓，或是肌肤的嫩滑弹性，自己竟然没有一项能强过黄蓉。

她轻抚黄蓉圆润的大腿，揉捏黄蓉丰腴的臀部，最後手掌停留在黄蓉湿漉漉的阴户上，轻轻游移起来。黄

蓉只觉全身趐麻骚痒，不禁舒服的哼了起来。赖婉如见状，进一步吸吮她娇嫩的乳房，并轻咬那樱桃般的奶头。黄

蓉眼观淫戏，体遭挑逗，在双重刺激下，全身一阵哆嗦冷颤，在瞬间到达了高潮。

赖婉如身子一低，嘴唇凑上黄蓉的阴户，连吮带舔，又使黄蓉享受到截然不同的快感。一会她翻转身子，

趴伏在上亲吻黄蓉，并在黄蓉耳际说些煽情话语。

赖婉如∶「舒服吧？想不想男人戳你那儿？」

黄蓉∶「┅┅嗯┅┅」

赖婉如∶「你要是真想，我自有办法。」

黄蓉∶「┅┅」

赖婉如∶「怎麽不说话呢？」

黄蓉∶「┅┅这样就很好了┅┅」黄蓉边回答，边翘着双腿，将阴户紧贴在赖婉如身上磨蹭。

赖婉如见状翻身下床，飞快的由皮箱中取出一条紧身内裤套上；她转过身子面对黄蓉，黄蓉猛然一瞧，不

禁惊呼出声。赖婉如的胯间，竟竖着一根又粗又长的巨大阳具！

黄蓉作梦也没想到自己竟然会和一个女人交合。赖婉如经验丰富，又熟知女性心理；黄蓉在她细腻精致的

现代作爱技巧下，被逗弄得情欲泛滥，忍无可忍。

激情过後，两人相拥，窃窃私语。身处陌生环境下的黄蓉，多听少言；而个性爽朗的赖婉如，则是口无遮

拦，毫无禁忌。黄蓉自赖婉如处，得知许多现代知识，但却对自身的处境毫无帮助。

赖婉如书读得不多，竟连襄阳在何处都不知道∶黄蓉问她大宋的状况，她更是鸭子听雷，感到莫名其妙。

对於赖婉如所述，黄蓉有些听得懂，有些却全然不知所云，但有一点可以确定，那就是眼前的傻大姐，确实是赌钱

输惨了。

赖婉如∶「什麽？你有办法让我翻本？」

黄蓉∶「照你说的情形来看，赌轮盘大概可以试一试。」

赖婉如∶「真的还是假的？看你土里土气，什麽都不懂，难道你就像电影里的赌王赌后，有特异功能啊？」

黄蓉∶「什麽电影、特异功能？我不知道∶不过照你说的赌法，轮盘确实可以试一试；但是你必须先带我

去看一看才行。」

赖婉如∶「那还不容易？走啊！那我们就快去吧！」

黄蓉∶「我总不能光着身子去吧？」

赖婉如∶「嘻嘻！说得也是，我找几件衣服给你。」

黄蓉穿上赖婉如的衣服，觉的浑身不自在；一旁的赖婉如则张口结舌的望着她，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。这

个连胸罩都不会穿的女人，竟是如此的高贵艳丽。

她替黄蓉将长发盘起，挽了个发髻，又替黄蓉上了点淡。她仔细端详了一会，幽幽的叹了口气道∶「你要是去

参加选美，那别人可就没得混了！」

黄蓉足蹬高跟鞋，一路行来，就如刘姥姥初进大观园一般，处处透着新鲜有趣。轻功高强的她，虽是初次

穿上高跟鞋，但不一会功夫，便行动自如，摇曳生姿。经过健身房，赖婉如顺便带她进去，量了下身高体重。两人

的身高体重，竟然完全相同，都是１７２公分，５５公斤；但就外观而言，黄蓉却多了分曼妙婀娜。两人连袂进入

赌场大厅，立时吸引住无数贪婪的目光。

黄蓉一袭黑色低胸露背晚礼服，衬的肌肤雪样的洁白；那裸裎的背部，光滑细嫩；那半露的趐胸，呼之欲

出。配上她雍容华贵的娇艳面容，玲珑有致的婀娜身段，众人的目光如影随形，就如恭迎着一位高贵的女皇。原本

为自身穿着担心的黄蓉，在目睹衣着暴露，穿梭服务的兔女郎後，心头不禁大为轻松。她暗想∶『真是不经一事，

不长一智；原来此处女子，衣着大都如此，入境随俗，古人诚不我欺。』

她俩行至轮盘处，众人立即让出空位。黄蓉仔细观看其他赌客下注，抽空潜运内力，试着控制轮盘的转动，

与彩球的落点；不一会功夫，她已能适切的掌握要领。黄蓉专注於赌局，众多登徒子却专注於黄蓉；毕竟对赌客而

言，赌与色总是分不开的。

赖婉如将仅馀的一千美金换了筹码，尽数交於黄蓉，黄蓉随手一放，竟全押

了下去。赖婉如紧张的冷汗直冒，心想这把要是输了，剩下来几天，恐怕要饿饭了！荷官一按钮，她立即闭上

双眼，口中念念有词，什麽观音、妈祖、孙悟空、猪八戒，乱求一通，反正只要能赢，就算要她当场脱下内裤，她

也会毫不犹豫的去作。

围观的赌客全都傻了眼，荷官更是换下去两位；黄蓉竟然连赢了七把，面前的筹码，堆得像座小山。面对

此种结果，赖婉如简直难以置信。黄蓉朝着她微微一笑，双手将筹码一拢，便要赖婉如同往结帐。帐结下来，赖婉

如不但将昨天输掉的十万美金尽数赢回，还倒赚了六万多美金。此时的黄蓉，在欣喜若狂的赖婉如眼中，无疑是个

从天而降的财神爷。

主控室内，面色冷酷的中年汉子，正端坐聆听属下的报告。他不耐烦的道∶「罗哩罗嗦的扯什麽？那两个

女的到底什麽来头？」

「报告王董∶那两个女的，一个叫赖婉如，过去在舞厅、酒吧里混的，和老千集团没有瓜葛。另外那个女

的，旅客名单上找不到资料，不过我肯定是她在搞鬼。我明明设定好了号码，偏偏轮盘转一转，就转到她押的号码，

只是不知道她使得是什麽法子┅┅」

王董盯着电视监视器诧异的道∶「他妈的！这婊子长得还真正点，应该参加过什麽选美吧？再去查一查，

要真是她搞鬼，嘿嘿！老子可要玩。死。她！」他伸出舌头，在嘴唇上舔了一圈，又自言自语的道∶「管她有没有

搞鬼，长得这麽正，老子就非搞她一家伙不可┅┅嘿嘿┅┅」

（十）

欣喜若狂的赖婉如，兴高采烈的去到服饰区添购新装，也顺便替黄蓉买了全套的行头；两人回房试穿新衣，

心内却有不同的盘算。赖婉如心想，自己真是发了，可要好好拢络这位女财神；黄蓉心中却想，此处虽然有趣，但

却不宜久留，总得想个法子，好重返襄阳。

黄蓉对镜试穿新衣，那性感迷人的窄小内裤，诱惑暴露的新颖裤袜，在在均使她脸红心跳。她心头暗想∶

『此处人们也真是奇怪，连这贴身亵衣竟也花样百出，要是靖哥哥看了，一定又要板起脸来说教┅┅』她一想到郭

靖，心中又是甜蜜，又是想念，面上不禁露出妩媚娇柔的神态。但她作梦也想不到，自己更衣的妙姿，身体隐密的

部位，竟然点滴不漏的，落入众赌场大亨，贪婪龌龊的眼中。

这赌船乃黑白两道合资经营的生财事业，为防老千集团施诈取财，除赌场各角落均装置监视器外，就连一

般客房也都有现成的闭路电视线路，可随时视需要而加装设备。目前赖婉如房间，便临时加装了一具数位式的遥控

监视器。透过现代的先进科技，黄蓉那两个白嫩嫩的乳房，颤巍巍的直抖，就像是要蹦出屏幕一般。

此时７２寸的彩色屏幕上，清晰的呈现出，黄蓉试穿网状连身内衣的实况。

她小心翼翼的将那纤细光滑，密闭合拢的脚趾，缓缓套入裤袜，而後慢慢向上卷动；那修长结实，圆润光滑的

玉腿，逐渐隐没在网状的诱惑之中。众人看得如痴如醉，几乎忘却身在何处。

此时王董「啪」的一下关掉电视，揶揄的道∶「各位看了半天，可看出什麽心得？」

「心得倒是没有，不过我确定，这女的不是卖的！」

「哦！何以见得？」

「你看她那两片阴唇，还是粉红色的，小穴也不明显；如果是卖的，阴唇磨擦过多定然黝黑，小穴也一定

有个明显的窟窿┅┅」

「嗯！我同意牛董的高见，这女的不但不是卖的，还可能很贞节，（众人一阵讪笑）┅┅他妈的！你们不

信？我看她嫩穴那模样，顶多只给两三个人搞过，

（众人大笑）┅┅他妈的！不信咱们打赌，这女的一定很少作爱。老子搞过的女人，没有一千也有八百，难道

还会看走眼？」

王董嘿嘿乾笑两声道∶「牛兄李兄说得都有道理，大夥就别争了。这女的来路不明，船上竟然查不到资料，

我连线到国际刑警的犯罪资料库，也没有她的记录。她好像是凭空冒出来的，不知上船来有何企图？」

此时那个说黄蓉贞节的李董道∶「华人老千集团我熟得很，高段的女老千也没几个，┅┅况且这女的美得

不像话┅┅嗯┅┅也不像是干这行的┅┅这可真奇怪┅┅」

王董摆摆手道∶「这女的赢了十几万美金就收手，倒不像是来砸场的。不过既然旅客名单上没有她，她名

义上也就不存在我们船上。嘿嘿！就算我们将她作掉，也没什麽犯不犯法的问题┅┅哈哈！牛兄李兄，看你们一副

舍不得的模样，嘿嘿！老实说┅┅兄弟我，也想尝尝这贞节的小嫩呢！哈哈┅┅」

赖婉如带着黄蓉，赴三温暖作全身美容；两人又修指甲又作脸，按摩外带去脂除油，黄蓉觉得无比新奇。

此时两个英挺的年轻男子，闪身进入男宾止步区。

黄蓉正在敷面，脸上满是地中海神泥，因此闭着双眼，并未瞧见二人。赖婉如正在修脚指甲，倒是面对面将二

人瞧的清清楚楚。

两人来到她身边，对美容师一使眼色，便将她架了起来。赖婉如见两人笑嘻嘻的，直盯着自己裸露的趐胸，

想是觊觎自己的美色，心中不禁暗暗得意。她闷声不响的任凭两人架着，心中暗道∶『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，财神

刚来，爱神也跟着来了。』

两人将她架进密室，赖婉如仍是一厢情愿的作着春梦，但当两人问起黄蓉及赢钱的事情时，她不禁惊慌了

起来。这诈赌要是给抓住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，轻则挨揍赔钱，重则性命堪虞；尤有甚者，要是一家伙给扔下了海，

那可是尸骨无存啊！她支支吾吾的答话，心中直是叫苦连天。这黄蓉是何来历？如何赢钱？她根本搞不清楚，但别

人又怎麽会相信她呢？

「你要是再不说，我们可要不客气罗！」

「我真的不知道嘛！不信你们去问她！」

「嘿嘿！当然要问她，不过┅┅」

两人一面淫笑，一面粗鲁的扯下赖婉如身上的衣服；赖婉如象徵性的挣扎一下，便服服贴贴的任凭摆布。

这两人年轻英俊，身材挺拔，赖婉如还巴不得被他两人强暴呢！

「操！你的身材还满不错的吗？」

两人一边在她身上动手动脚，一边也脱下衣裤准备进一步的侵袭。赖婉如表面上装出一副委屈的模样，内

心倒是其乐无比；这两人年轻英俊，正是女人心目中的白马王子，女人要碰上这等机会，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啊！但

令她担心的是，风流勾当干完，二人如继续追究诈赌的事情，那倒是棘手的很呢！

黄蓉在三温暖作完了全套美容按摩後，久久不见赖婉如回来，便准备自行回房，此时方才替她作脸的美容

师趋前道∶「黄小姐，赖小姐在３０４号房等你，我带你过去。」

黄蓉一进房间，便见赖婉如赤裸的蜷缩在沙发上，房内或坐或站竟然有八个陌生男人。「黄小姐，你的朋

友已全都招认了，现在你打算怎麽办？」黄蓉见那说话的中年汉子盛气凌人的架势，心中不禁有气，当下道∶「你

说什麽啊？我怎麽听不懂？」

这王董从赖婉如口中得知，黄蓉可能是个大陆偷渡客，如今见黄蓉毫不在乎的装疯卖傻，不禁勃然大怒。

他一拍桌子，大吼一声∶「臭婊子！诈赌还给我嘴硬！不给你点颜色瞧，你还不知道老子厉害！来！把她衣服给扒

下来！」

他语音方落，两个彪形大汉立刻便作势欲扒除黄蓉衣服。这可把黄蓉给惹火了，她在襄阳城谁不将她当仙

女捧着？又有谁敢对她如此无礼？

欺身上前的两名大汉，见黄蓉身着和服，秀发盘起，俏丽的面庞，婀娜的身段，像极了日本武士片中美貌

的女浪人；两人淫念顿起，心想剥她和服时，不妨顺手摸她两把。说时迟那时快，黄蓉一个『推窗望月』，双手左

右一分，两个彪形大汉已猛然飞起，撞向墙壁；只听砰的一声巨响，两人同时撞晕在地。原本不可一世的王董，目

瞪口呆的望着黄蓉，一时之间，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
面罩寒霜的黄蓉，柳眉倒竖，杏眼含威；赤着的双足骨肉均停，纤柔润泽。

在场诸人看在眼中，均觉此女充满君临天下的女皇韵味，简直勾魂慑魄，性感非常。

黄蓉见众人又是惊讶，又是猥亵的眼神，不禁更加光火。她向王董一指，冷冷的道∶「你过来！跪下回话。」

这王董瞬间一愣，随後竟乖乖的跪倒在黄蓉脚下。众人正感惊讶，王董已猛然抱住黄蓉双腿，冀图将黄蓉扳倒在地。

谁知黄蓉的双腿，就如铁铸一般，任他使尽吃奶之力，也无法挪动分毫。他使发了劲，根本忘其所以，仍

是拼命的死扳；此时黄蓉一伸手，揪住他的脖颈，老鹰抓小鸡般的将他拎了起来。一向以凶悍着称的王董，只觉一

股热流，循着脖颈直透四肢，又酸又麻，又痒又刺，就好像有无数的细针，不停的在体内戳扎。

那滋味简直让人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；他忍无可忍，不禁痛苦的呻吟起来。

牛董李董见状不禁大感吃惊，过去两人曾亲眼目赌，王董接受三刀六洞的帮规制裁，当时王董可是一声不

吭。如今这女的捏住他脖子，他竟然抵受不住，其痛苦难过可见一般。他二人身为董事，见多识广，行事一向稳健

；但另外三名打手，可就莽撞的多。他们一见黄蓉制住王董，立即便掏出家伙，采取行动；一人持枪指着黄蓉，另

两人则拿着蓝波刀，一左一右的扑向黄蓉。黄蓉见两人脚步虚浮，显非练家子，不觉莞尔一笑。

她从容不迫的将王董一甩，而後跃身而起，双脚飞踹；两人只觉眼前一花，胸口如遭雷击，顿时身麻脚软，

啪哒一声，便趴倒在地。此时砰的一声巨响，黄蓉只觉疾风扑面，暗器已临脸颊，她慌忙摆头扭腰，横移三尺，但

一撮秀发已被暗器击落。黄蓉大吃一惊，心想何等暗器如此迅捷，她回头一瞧，只见手握曲尺状东西的那汉子，又

再次将那玩意直指向她。

黄蓉赶紧旋身急转，瞬间又是一声巨响，只听「唉哟」一声，身後沙发上的赖婉如，已翻倒在地。

那汉子是有名的神枪手，但见自己连发两枪尽皆落空，并且还误伤他人，也不禁慌张失措。他正待再扣扳

机，但黄蓉已欺近身前，他只听喀喳一声，手腕已被硬生拗断，紧接着眼前一黑，顿时失去知觉。

牛、李二董事，见五名打手尽皆被击倒昏迷，王董则蜷曲着身体哀号颤抖，心惊胆颤之下，不待黄蓉吩咐，

早已屈膝下跪。黄蓉见大局已定，便回身探视赖婉如伤势；只见她呼吸已停，脉搏全无，心脏部位一个血窟窿，显

然已是伤重不治，黄蓉心中不禁恻然。两人虽相处短暂，但赖婉如却是带领她进入新世界的第一人，如今失去这唯

一的引领者，自己在这陌生的环境下，又该如何自处呢？

李董见黄蓉若有所思，一脸茫然，似乎心中犹豫难决，便低声下气的说道∶「人死不能复生，女┅┅侠┅

┅就不必难过了，我们兄弟一定会尽力补偿┅┅是不是请女侠放过我这位兄弟┅┅」

他不知究竟应如何称呼黄蓉，因此便仿照武侠片中的对白称呼黄蓉为女侠。

谁知误打误撞，倒合了黄蓉的胃口；黄蓉自来到这怪异环境，还是头一遭听到类似自己来处的言语，心中不禁

产生一股莫名的亲切感。

她抬腿一踢，解开王董禁制，随後往椅上一坐，摆出丐帮帮主的架势，沉声道∶「尔等意欲何为？有何打

算？说来听听。」

三人闻言一愣，半晌才会过意来，心想∶这女的怎麽真的演起武侠片来了？

讲话文诌诌的，差一点还听不懂呢！三人搜肠刮肚的寻些古装片中的对白，结结巴巴的奉承着黄蓉，黄蓉听着

别扭，但也大略了解赌船的性质，及三人在船上的地位。

三人重新替黄蓉安排贵宾房，并调来一名女服务生，专供黄蓉差遣。黄蓉暂时既无法返回襄阳，便也只好

随缘度日。至於赖婉如不幸丧生，在她经历的江湖生涯中，本是司空见惯之事，因此虽略为感伤，倒也不觉为奇。

黄蓉的房间被装置了七具数位式高效能监视器，监视器由各个不同的角度，监看着黄蓉的一举一动，并且

可视情况拉近或作放大特写。此时王董、李董、牛董三人，一边盯着闭路电视中的黄蓉，一边七嘴八舌的各抒己见

∶

王董∶「他妈的！这女的还真是邪门，难道真有特异功能？小王跆拳三段，小赵空手道两段，他妈的！被

她两手一推，就跟纸扎的一样，当场就挂了，操！

真搞不懂！」

李董∶「我看她还真像武侠片中冒出来的角色，李小龙都没她那麽厉害。不过她好像许多事情都搞不清楚，

可能真是从内地哪个深山里跑出来的。」

牛董∶「管她从哪跑出来的，能利用就利用，不能利用就想办法除掉；就算她是武林高手，我们用闭路电

视整天盯着她，她总要睡觉吧？何况我们有枪有各种麻醉剂，难道还对付不了这个娇滴滴的娘们？」

三人扯了一阵，觉得黄蓉并没想像中的难对付，心情不禁轻松了起来。此时画面上的黄蓉，正宽衣解带准

备沐浴，三人眼睛一亮，话题也渐趋猥亵淫秽。随着黄蓉的渐次裸露，室内也渐形寂静，只听一声声的粗重喘息声，

偶尔夹杂着吞咽口水的咕噜声。屏幕上全裸的黄蓉，正好整以暇的蹲在马桶上解手呢！

三人调整监视器，来了个拉近放大特写，黄蓉的下体，立刻纤毫毕露的呈现在高传真的电视萤幕上。只见

那浓淡适中的阴毛，蜿蜒在小腹下方，形成一个完美的倒三角形；粉红色的两片薄薄阴唇，由於蹲姿而左右微开，

就像是精巧的蚌壳，默默守护着娇嫩的阴户。此时一道晶莹的水柱，由肉缝中喷洒而出，透过放大的萤幕，水柱正

对着观赏者的面庞直射而来。三人下意识的张开了嘴，彷佛准备承接，啜饮那甜美的甘泉！【完】